

皇
明
輔
世
編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

明太常毗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膺謨評梓

楊文忠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其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亂乃入蜀爲新都人其父春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辛卯年十二舉于鄉壬辰會試下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明奇其才許妻焉成化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黃明督學雲南廷和請假往娶鎮守太監錢能黔國公沐廷章皆厚遺之力却不受庚子授檢討弘治己酉考績陞修撰修憲宗是錄丘濬爲副總裁廷和以纂修兼較正

官凡大事及名臣章奏悉以屬廷和草成不易一字歎曰良史才也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克經筵講官乙卯皇太子出閣御史郭繼奏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廷和與始蘇王鏊等七人廷和遷左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己未四月丁母葉孺人憂詔賜馳驛辛酉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午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左春坊大學士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耶閣臣李賢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東宮侍講啓沃有年纂述之功亦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上曰朕亦久知其人豈吝此官乎旨下士林驚喜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銜不設者五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一日上御膳罷卽以御前饌頒賜宸

翰林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六月上命大學士劉德
李東陽謝遷編纂通鑑綱目節要廷和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
其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孝宗賓天武宗登極七月陞詹事
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爲講官十月修孝宗定錄廷和爲副
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誥勅時劉德謝遷去位姦璫劉瑾用
事廷和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避逸爲言左右譏之又有陰結
近侍者阻之遂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卽行瑾使還者
伺之反報云楊初無怨怒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
上退朝思廷和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尚
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有詔勅取

廷和內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在景泰天順間階品高任事與仲質時大異說者以爲故事尚書不入閣故也時逆瑾每摺據人細故輒成大獄廷和隨事掄正之雲南夷秦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廷和曰花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急之或逃避山澤或賊害詔使患將奈何況貪淫暴虐土官之常但不爲亂足矣于是止令鎮巡官勘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暴政激變地方幾罹害人咸服廷和料事之明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逆瑾怒其功不自己出乃矯詔擬數總裁及

纂修官廷和華俸二級十月孝宗寔錄成復俸如故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以誅瑾爲名廷和謂李東陽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鐫驅去卽有榜誰與傳之廷和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鐫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鐫樹黨耶亟請于上而行之寧夏人大悅時已用楊英鎮守寧夏又擬用仇鉞爲副將尋聞仇鉞還寧夏朝廷疑鉞已從寘鐫欲追鉞勅廷和曰鉞素稱謀勇安知非故入爲內應以待外兵之至耶我故疑之彼何以爲計使其果與寘鐫合何暇于勅追奪之徒堅其志耳悔而改圖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否不然亦使寘鐫

深遠之見
如此方可
以爲大臣

自生嫌疑以爲賣已而自誅之耶。未幾鉞果擒與鏞以效焉。九月
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詹子恒爲中書舍人。五
年八月劉瑾既收下獄。內外多所連逮。被逮者輒封其門。差出官
較相望于道。越三日諸司禮同至閣中。廷和言逆瑾亂政挾天子
之權。所謂狐假虎威。天下誰不畏之。況諸監局官同在禁內朝夕
相保。安得不曲意事之。若保以爲交通。恐人人自危。肘腋之間不
可不慮。果有顯惡罪著者。下法司鞠問。明正其罪。而後籍其家。安
能逃乎。又言首惡既除。附麗之徒去其太甚者可耳。諸司禮皆曰。
先生之言是也。自是封門者少。人心稍安。又數日散本官王奉持
二軸來。令寫勅。乃奉府兩郡王壽劉瑾詩也。皆泥金書。欄瑾連用。

兩公字。上意謂以天潢枝葉。卑諂如此。勅宜重加切責。李東陽曰。且回至門上。卽時有稿進呈。廷和語東陽曰。須熟思之。此勅一下。宗室疑懼者多矣。因邀王復坐。廷和曰。劉瑾專政各處宗室。或請名請婚。請封。或請祿米。誰不有求于瑾。此軸祇據搜出者。朝廷覽之以爲天潢之派。而稱瑾如此。是誠可罪。但其初意不過媚瑾。以干恩澤耳。當其時。瑾爲司禮掌印。所媚者太監也。今反賊也以宗室與反賊交通。彼一念及。或將自裁。豈不傷天下宗室之心。昔漢光武尚欲安王郎反側之黨。今聖明顧欲動天下宗室之心。耶王曰。然則將如何。曰。焚之以滅其迹。不獨此耳。凡瑾私宅搜出問遺私書之類。當一切焚之。以釋羣疑。以安人心。王曰。果如此。便

知人

于世法紀
廢不如止
不振

寫揭帖進，乃先將二軸去，因進揭帖，事竟不行。辛未春，北畿流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總制，廷和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債事，衆將桑玉領大軍追劉七于鄉村，七窘甚，將自經于民舍，其黨止之曰：「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中外咸知其事，莫肯任怨發之。廷和言于朝，下中錫于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旣而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廷和意用邊軍勦之，衆意未協。翰林學士陳霽奏記于廷和曰：「內地腹心，邊同四肢，用四肢以驅心腹之疾，何不可？」廷和行其言，而以彭澤爲總制。豹房義子多與賊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

善料事亦
同知得旨
事多

引齊彥明見上于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于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廷和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仍蔭子爲錦衣衛世襲千戶廷和力辭不允三辭上令兵吏二部會勘以聞得旨改蔭六品文職又辭上鑒其誠切許之癸酉繼母喻氏卒廷和請假治喪上命禮部諭祭二壇工部遣官治塋域不俟奏請異數也是歲四川賊鄔本恕廖麻子作亂彭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廷和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蚤耳彭問故廷和曰往時福建鄔懋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蚤故彭至逾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作亂彭嘆曰楊公真聖人也甲戌正

月，乾清宮災。廷和請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已，令諸司直言時政。上納其言。廷和卽疏言：皇上嗣登大寶，十年于茲，適來災變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橫，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雪雨雹，非時地震，天鳴相繼，軍民苦困，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賜榮免，尤望念皇天付托之重，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蚤朝晏罷，深居簡出，視九廟之祭，崇兩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邊兵，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任正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天意可回。上深悔悟，而義子輩諛言蠱惑，意乃解。是月，寧藩陰結近習獻燈于內，又欲遣人張

設廷和語文書房官云王府無張燈之例禁內非擅入之所恐有
姦謀不可不防尋復請護衛廷和復諫止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
瑾復之方華豈可又從其請費宏亦極言之時寧府厚賂諸權要
錢寧輩主之旨竟從中出焉乙亥正月父春卒于家訃聞上
意留用令部查議廷和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奏復聖明必能
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候
吏部查奏輒敢以情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禮得旨
留用甚切次日上特遣內官宣諭廷和再疏陳情朝廷猶不
允廷和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缺不
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

孝似失矣。始奉 旨給驛券，喪葬畢，卽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驛去。遣行人呂律送歸。既歸，上每臨朝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有主張？八月，遣少監秦用賞奉璽書宣諭，并勅四川鎮巡等官敦促上道。廷和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詔旨卽下到家。三月，勅使又臨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縹以拜如綸之命。戀闕之情雖切，防站之痛方深。況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親喪不能自盡，不可以爲子禮義；一或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上令守使勅取速來。廷和又疏言：三年之愛人，于至情；三年之喪，古人中制。廢軀難馳道路，毀杖有覲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上

始從所請，廷和乃得終喪。國朝相臣得終喪者，廷和始云。丁丑六月，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家宣慰書。廷和懼盛滿，且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有司鎮巡同從，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當道請曰：「近聞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州。上在邊，聞之甚喜，遣內侍賜寶銀羊酒。十月入閣疏謝，且請回鑾，不報。十二月與蔣冕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時北巡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及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廷和首倡，寧曰：「國姓擅威權，通刺往來，稱皇庶子，其言人無敢難者。」廷和曰：「旌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尊君如天，敢

有幾。竇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所奉通政使張龍來云。朝廷說閣老不肯作旗幟。豈忘朝廷使命之勅。恤典之重乎。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雷電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禮事君。爲報耳。戊寅正月。駕回。候迎皆不用。轅上亦不謂忤也。廷和以道不合。謝病乞休。不允。二月。會太皇太后之喪。義不容不出。然臨畢。但候于朝房。不復至朝。廷和上議。諸冊俱不與。有旨命題主。亦以疾辭。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豈無食之地。樞機重任。非養病之官。上不允。山陵畢。上還大行山。七月。召文武百官集左順門。較尉士數輩至。廷和家閉門不納而去。久之。乃知諭百官以將復北征之意。命內閣郎門上寫威武大將軍勅。

此梁公
似曾草勅
而雷王諸
公又力爲
之請此明
政體亦人
矣何無定
說也

梁儲等免冠謝辭晚乃出明日閣臣皆註籍儲至閣諸司禮主促
寫勅儲爭之不得十三日駕出明日儲至廷和言故廷和嘆曰廷
和負國廷和負國蓋自恨久病不得出爭也自止月至是在告凡
三月移文吏部乞除俸上不許疏凡八九上謂之愈篤乃出供
職已卯正月上北征還兵部侍郎馮清奏捷傳諭擬旨獎勵威武
大將軍廷和曰皇上親征破虜禮宜稱賀從征將士亦宜行賞
但不可奏捷今馮清本內間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
字樣於事體有礙豈敢輕易擬旨以犯無將之誅耶卽以奏納還
旋出德勝門迎駕大奄張銳馳至行幕授廷和前奏擬旨廷和曰
本內所稱威武大將軍者何人豈馮清所當奏捷我輩所敢獎勵

有大臣體

通疏忠恕

耶銳曰朝廷在教場待旨而入廷和執不可銳去復來廷和曰必欲擬旨須去大將軍號止獎勵該鎮守臣乃可不然決不敢擬也銳去偕錢寧來言請卽擬票廷和堅執不行上令問閣擬旨廷和與蔣冕具疏執奏如前止擬勅獎勵馮清一字不及威武大將軍上卒從之廷和復臥病乞休疏再上不允復有手勅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廷和上言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位曰天位事曰天工是豈可有一毫之怠仰惟皇上所居者祖宗之位則所行者祖宗之法今奉旨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之曰所謂威武大將軍者果是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某者果是何人姓名且親統六師之說陛下旣以自任之矣何謂又舉而歸之總

兵官夫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之一言乃臣
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而施之于大將軍至欲加之以公爵公
爵雖尊則亦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
正言之不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興言及此良可寒心不知 陛
下何爲卽樂此乎或曰此乃 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戲耳嗚呼
世之人孰不貴尊而賤卑吉祥而惡異不韙之名無故而加諸人
則必涕然而怒是以古人于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尚以此占
其禍福而 天子固不可有戲言也而可以假設爲哉況人君一
言一動上通于天不可不慎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
下人心危疑憂懼至今尚未帖然若復聞此其爲懼又當何如萬

一宗室之中或有投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或又以朝無正官內有姦惡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明臣等一介寒微僇身以衆固不足恤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者也伏望皇上追寢前旨庶幾可以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不然臣等殆不知死所矣不報上欲南巡杖言者舒芬姜龍等于朝廷和亟出謂司禮近侍曰爲廷和轉言于上各官諫止南巡皆一念忠愛爲社稷計也今聞有死杖下者何以傳示天下後世皇上承九廟之祀奉兩宮之養國本未建人心危疑見今軍民困苦盜賊縱橫聖駕欲南遠涉大江應接皆腹

裏人面目相似。不比胡虜易辨。倘有姦謀。潛匿鑿舟縱火。倉卒何以應之。又有宗室窺伺。或僞爲奉迎。誘至深宮。進退不保。消息不達。噬臍無及矣。時宸濠逆謀已成。人無敢言者。廷和語及此。聞者竦然。明日廷和與諸閣臣伏闕留止。三日不得命。張銳出左順門。廷和以前語司禮者語之。銳曰。此無與銳事。公當親奏豹房。廷和曰。我知有軋清宮。不知有豹房也。若等朝夕奏事豹房。所奏果何事耶。我輩名爲大臣。凡事不得與知。每日票本進。上輒從中改。不知何人執筆看來。我輩只當六部中一都吏謄稿而已。時各衙門題奏文書有留中十餘日。或月餘不下者。外議謂錢寧令送兵部王瓊改擬。一日兵部叅奏四川巡撫馬昊本中誤遺一竹紙小

票蓋改擬之詞也。散本者倉皇取上，卽如所改批出，廷和故云然。跪門五日，竟不見荅。強已之中貴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橫甚。廷和雖不爲之下，然不能有所裁禁，以是怏怏不樂。五月十日，御史蕭淮奏宸濠不軌事。十四日，諸司禮持奏至閣，衆相視無敢言。廷和曰：寧府之謀，天下皆知而不敢言，御史獨言之，難矣。然其逆謀雖成，反形尚未露。朝廷須處置得宜。先年宜廟征漢府回，學士楊榮、陳山奏趙府嘗與連謀，請移兵討之。楊士奇、楊溥以爲不可。請命皇親大臣往諭趙府，卽謝罪。獻還護衛，不煩兵而解。中使以聞。上令公撰勅，遣太監賴義、侍郎顏頤壽、駙馬崔元住諭宸濠，獻還護衛屯田。自今勿令諸賊亡命出入府中，改護衛。

爲南昌左衛并諭撫按三司知之。時內外權倖多與宸濠交通。口
語籍籍。少監盧明曰。不日有六國索梟錯事。廷和曰。梟錯爲國家
計。瑾敗削衛。不聞索錯者。今索錯豈有主之者耶。崔元輩遷廷不
進。至湘江。聞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遇害。乃奔回。至天津。王瓊使
人要于路曰。復命時。當云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三使者亦
不以其言爲然。南京以變聞。瓊猶覆庇。囊索之。復奏云。寧府旣反。
九江彭澤何乃無印信文書。廷和曰。來奏云賊破九江彭澤印信。
被奪寧有印信文書耶。瓊又復奏事有可疑。中間未審端的。又曰。
尤爲可疑。中間恐有別情。意在陽阻官兵。陰助宸濠也。廷和與廷
辯盡發其姦。而瓊甚怨廷和。百計誣陷。然廷和守正。卒不能中也。

七月加特進疏辭不允時。上欲親征。羣小慫恿之意益決。廷和屢疏諫止。終不納。十三日命司禮監集百官議于左順門。廷和與三閣臣曰。皇上不必親征。但當命文武大臣督京營官軍討之耳。仍命鎮巡官調度應援。或搗其巢穴。或扼其奔突。是乃萬全計也。此賊得罪天地祖宗。江西軍民恨入骨髓。若榜諭順逆。使之勤王。誅首惡。寬脅從。卽旬日變從下生。不煩天兵矣。昔永樂中北征有。皇太子居守。宣德中征漠府。有鄭王襄王居守。今。聖駕出征。居守重任付之何人。廷和因向諸司禮言曰。公等敢任之乎。又向許恭江彬等言曰。公等敢任之乎。皆不應。明日親征。旨竟下。不能止也。廷和曰。大臣扈從分也。亦義也。但連年巡遊于外。皆不用。

文臣扈從今年自入春以來卽欲南巡因言者諫止近以逆濠作亂遂有親征之說其寔意在巡遊耳若必欲我輩去行營除軍機進止外凡事俱待我輩議處庶不徒行若御寶亦不可輕出兵部請內閣扈從又乞載御寶行廷和曰戰危事也倉卒草野中易起姦心往時四川賊藍五鄔老人掘得舊印尚且惑衆况國器乎卽有拜除號令亦凱旋行之御寶無所用也將見毛紀皆主廷和說梁儲謂朝廷旣出我輩不可不出先生不去我亦當去御寶亦當載之以隨廷和言我輩不去彼用事者尚有所顧忌而不敢爲若我輩同行凡事皆分任其責彼更何所畏乎公在行遇事有所不可者能一一匡救之乎梁儲云我如何不行匡救立在御舟前亦

欲力諍也。廷和笑曰：「在此尊嚴之地，又當暇豫之時，且不敢爭，況行營乎？」又數日，文書房來取內閣職名，旋有旨命梁儲、蔣冕、龐鵬、御寶終不行。又明日，有中人傳旨欲寫調土兵及王府空勅。廷和曰：「土兵反覆，不必調；王府無兵，可調竟不進稿。」又明日，傳命寫威武大將勅。廷和曰：「朝廷親征，奉天討誰敢以差遣爲辭？又誰敢稱威武大將軍耶？」近聞逆濠僞檄，方以失政爲名，威武大將軍是何人降爲此名號？何人寫勅請先斬寫勅者，然後興兵問罪。則今日之憂不在宸濠，而在此勅矣。廷和不能以宗族性命換官做，今日不寫勅，不過爲民充軍重則賜死耳。死後更有人奏表贈諡，不至累祖宗下累子孫也。中使覆奏少頃，上命蕭敬等十人及

谷大用張永錢寧至閣中。以因撓軍機。促勅嚴切。廷和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勅。親征將勅。誰乎。敬曰。上旨嚴切。今日無勅。令敬自投金水河死。不容見也。廷和曰。公等不必死。朝廷止罪廷和一人耳。可以此言奏。再遲一年。亦不敢異初議也。梁儲云。只寫勅與鎮巡。亦可。廷和曰。公可自進稿。張銳錢寧色怒曰。上意決欲如此。廷和曰。天子有爭臣。我輩意亦決欲如此。蕭等去。未幾。卽來相率跪拜花臺下。廷和曰。諸公貴人也。以此相待。置我于何地。我所知者。祖宗法耳奉。天承運皇帝六字。傳之萬世。廷和何人。敢稱爲此號耶。他日陳屍覆宗。不足以贖此罪也。廷和有死而已。蕭等知不可奪。乃去。八月十九日。上將出。廷和薦劉春。知

制誥有旨責廷和引用鄉里令回話實以不草威武大將軍勅故借此譴之及疏上亦不罪也廷和出閣中遂有寫勅進者明日乘輿行矣上既南兩更歲朔而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凡請上迴轅者數十疏皆不省既而庚辰十一月上還住通州召廷和至行在令擬旨先誅宸濠然後入宮廷和曰宗室有罪必先告廟令文武羣臣議罪而後誅之此先朝故事也今于通州行之臣不敢奉命上曰先生亦爲此言耶朕嘗檢宸濠私簿朝中大臣多受賄者獨先生無之故以此委托若入京後恐我亦不得自主張矣時上疾已篤且無子嗣又深疑左右倖臣廷和知不必再執遂擬旨進焉前是兵部尚書王瓊材而險與中貴人

及錢寧江彬等狎相表裏，爲章奏誅賞遷陞，提取中旨，不復關內閣，而璫璉進亦至少師，與廷和儲塔其同居守，又不白抑損自修，益甚，廷和甚恨，莫能制也。至是，與吏部尚書陸完皆爲張永所發，云與宸濠通，和外議洶洶，謂二人家且籍矣。璫先驅至通，輸款上左右得免，而顧奪陸完位而居之。廷和以是益惡璫。辛巳三月，魏彬張銳傳旨郊祀大禮未舉，朕心未安。又言太醫院用藥無功，求草野醫人希冀萬一。廷和知上意有在，非求醫也，乃謂彬等曰：若有大變，公等禍福在反掌間。彬曰：何謂禍福？廷和曰：我輩與聞處之如倫，叙天下以安，內外同福。反是，公等先受禍，次及我輩矣。彬曰：聽老先生處分。彬等豈敢！十四日，璫少監陳巖倉卒來

印此一言
已作張杜
張本

報駕崩于豹房矣。以皇太后命移殯于大內廷和。卽語嚴曰。亟啓太后取興長子來繼大統。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廷和一紙。乃大行皇帝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不好的。你每與張銳叫司禮監來看我。有些好交。奏娘娘與閣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悞天下事。廷和讀罷。舉哀畢。曰。羣臣止哭。遂取皇明祖訓示諸司禮。曰。大行皇帝未有後。當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急啓。昭聖慈壽皇太后降懿旨。大行皇帝降勅旨。遣司禮監文武大臣各一員。迎興長子來。卽皇帝位。於是遣大學士梁儲。司禮太監韋彬。谷大用。定國公徐光祚。駙馬崔元。禮部尚書毛澄。廷和持金牌信符授之。廷和意

不欲遣谷危疑中恐相左不敢更也初聞變廷和先命閉閣門時
權奸各欲立非次以貪功避罪相求如市皆不得入王瓊聞閉閣
大沮議定奉所擬懿旨及大行皇帝入啓畢就左順門宣諭衆
皆躍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朝臣自閣中謁廷和且賀曰昔呂
端鎖王繼恩韓琦斥八大王恃權專任重也今無其權而事又獨
難定策頃刻間權奸拱手外朝不知加呂韓數等矣廷和曰祖
宗功德無疆之福亦同官協力所致于何力之有焉遂擬旨散豹
房官軍令太監張永張忠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兵部尚書王
憲提督優卹揀選園營官軍分佈皇城四門及京城九門防守令
威武園練官軍各回原營各邊鎮守太監各回本鎮原調各邊併

保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于各鎮人賞銀三兩

此言原調各邊

并保定官軍各回本鎮操守各邊者俱于本鎮人賞銀三兩則知江彬所撥邊兵無錫留理矣或又言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為彬爪牙者皆勤卒也恐其倉卒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忠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遣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非矣革皇店官較并軍門辦事官旗較尉俱回本衛命哈密及土魯番諸處貢夷人當放回者該部照原擬賞之差人送回餘會同館館之關防出入佛朗機差人回廣東聽候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取來和尚各歸本寺南京馬快船隻常例聽外盡數放回各處帶來各色匠役樂工水手等各回原籍命東廠錦衣衛及五城巡視御史嚴夜禁督捕盜賊皆出廷和獨斷而以先帝末命行之或曰此等事何不留待嗣君行廷和曰機會間不容

髮時權奸人人自危。兵柄利權所在。若不急解之。倉卒有變。誰能制耶。九門防守之命已下。許泰意若不懌。邀兵部王憲至閣。欲有所言。廷和問則徒倚不對。而私相評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提兵諸公。諸公中倚公尤重。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輩揣摩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平虜又與張孫二太監提督國營。今張許防守而遺平虜。蓋爲彬地。且以脅公也。廷和曰。國營根本也。故留孫與平虜。專主調發。諸公在此。專主防守。各有專責。庶不悞事。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個賊廷和問賊。誰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泰意又以琮脅廷和也。廷和曰。今日之事。無不奮力。琮欲何爲。自取滅族禍耶。

奏曰李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甚憂之。廷和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無能爲也。公必欲與平虜同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趨避耳。頃之都督張洪至言彬可防。廷和曰君何疑江反耶。江征流賊。回豹房過隊。先帝見其耳帶箭鏃。喜其驍勇。因置之左右。旣而扈從巡狩。一時隨駕者。內外交武。皆有之。不獨江也。江何罪而欲反耶。伊蓋不必自疑。人亦不必疑之也。近反者。內有真鐙宸濠。以誅君側之惡爲名。外有劉七藍五。鄢老人等。迫于饑寒。各嘯聚至數十萬。皆隨起隨滅。朝廷何負于江彬。彬以何爲名而欲反耶。江卽欲反。雖其家丁亦不肯從。假萌非望。卽顧盼間。蓋粉矣。若江能與諸公起此危疑之時。協力共濟。

大足鎮定
人心

嗣君至日。閉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疑而自疑。人亦不須疑而疑之。此在諸公本部安所出策。我書生握數寸管。無能爲也。洪唯唯而退。洪蓋爲彬遊說。以探廷和意。而廷和對之語。有操縱江間之稍安。廷和復語泰曰。今日已晚矣。不必遲疑。西官廳舊有宋贊泰將三千人。可且分佈防守各門。過此一夕也。因問宋泰將何在。泰曰。見在午門外。遂呼之入。宋之先蜀人也。廷和速而語之曰。總兵鄭兄。念夕之事。一以付君。嗣君至日。我輩爲君具奏之作。知証人也。贊卽出。分部三千人於各門。京城衙市間人馬介介有聲。意以爲江彬部曲。人心皇皇。竟夕不寐。城外者欲移入城。內者欲奔出。私相語以爲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眠。屢驚寤。恐有變。

廷和深憂之。以一刺授彬曰：謝江公大事多賴，鎮定彬喜，以爲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防守之命既下十五日，蚤廷和與蔣冕、毛紀入左掖門，遇武定侯郭勛、兵部尚書王憲及許泰、廷和、孟賁，曰：各門人馬已分佈否？齊應曰：張太監不宥相會，我輩派定者，張公又欲改撥。廷和曰：諸公就而會之，如何？今日之事，須同心乃克。有濟。郭云：人馬在營中如散沙，然我輩原非圍營官，兩手只扯得兩人權，不在手如何行事？廷和曰：懿旨既下，卽權之所在。若只一束草，亦當聽受節制。兩總兵皆世受國恩，司馬堂九伐之法，如何可爲此言？朝廷何所賴耶？諸公皆遜謝。廷和時有所激，詞甚峻，尋亦悔之，然不容已也。於是武定諸人乃往就張議之。至午，兵部王

憲同忠。承二張太監同至關中。言曰：二公受命防守，須重其權。不然，恐行事不便。廷和曰：唯唯。徐謂永曰：公朝廷重臣，平實鏘擒劉瑾，威望久著。今日之事，內外倚重。又謂忠曰：公朝廷近臣，久在大行左右，能直言爲大行所親信。今危疑之際，同心共濟。嗣君至日，自有恩典。忠曰：防守事體最重，若無名目，無勅書，無關防，如何行事？廷和笑曰：倉卒之際，豈能便鑄關防？懿旨一下，卽是勅書。提督防守卽是名目。嗣君旬日之間，可至。我輩臣子當此有事之時，大率各盡忠心，隨事効力，恐嗣君問之，亦無不樂也。又謂永曰：今蚤聞武定諸公云：人馬尚未會撥，恐不宜太遲。永曰：已分佈矣，但欲請賞賜耳。廷和曰：賞賜朝廷不吝也。王瓊初來，逕造

想新都策
定不然其

閤中堂廷和但揖之無延入之意已乃遙避閤門外大慙阻故事
改革之際各門防守原無勅書忠亦無防守之命也十七日朝臨
罷魏彬謂廷和曰親家煩扶持謂彬也廷和曰公親家朝廷大總
兵也安用扶持時京師人藉藉言彬反廷和子亦言之廷和曰逆
節未萌何以擒之蓋家庭亦不言也次日告蔣冕故曰連日介介
于懷者正以此耳見曰彬等握重兵發之須中機會是日坤寧宮
安獸吻彬入吉服行禮而壽寧侯張鶴齡被勅之安陸廷和偕蔣
冕入用璽大奄俱在廷和命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未
除未爲全美魏問其故廷和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慰之曰
古人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流芳青史公雖與

妻何進能
幾又何不
言之張永

赤親一陳
之明

江爲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外言紛紛。若不蚤請。太
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遣。嗣君以憂未免爲大功累也。張銳疾
言曰。彬有何罪。廷和曰。如擅入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營。擅改團
營爲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死有餘戮。在魏曰。實然惡貫
已滿。無所逃死。銳猶極力爲辯。廷和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
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嗣君途
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保任其責也。廷和詞色俱厲。陳嚴贊之
曰。且收得在廷。和卽應之曰。嗣君或寬宥之。未可知也。今且擬
旨監候耳。將見曰。了此然後哭臨。銳曰。公何大亟。廷和曰。此等事
間不容髮。願可緩耶。卽擬旨奏。太后與將見。于閣中久未下。

人臣非判
死生何以
當危疑

承報之豈
以不與聞
事

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捷禍必先我二家我輩豈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矣冕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候左順門者久之陳巖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彬行禮畢張永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取西官廳文書爲詞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畱提督彬斥之曰皇帝何在安所得旨乎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追者至縛之時久旱遂雨城中譴聲雷動爲之謠曰拏了江彬朝廷安穩蓋以吻爲穩也頃之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汝蚤聽我言豈至于此蓋琮嘗勸彬以家衆不勝則北走胡耳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恕其母亦云然收捕者云彬已分佈腹心于東西北安三門表甲裹糧

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先以計安之、復出其不意而擒之、京師百萬流血成敗未可知也、

繼世紀聞云江彬自南京回至通州延住月餘方入京時上已下詔彬自知罪大欲

將所統邊軍把守皇城諸門意叵測人心洶洶時內閣楊廷和亟與張永及兵部議稱圍營官軍正該皇城諸門守禦邊兵離家日久不可久留即放出城不許停住寔削其羽翼也楊公以彬握重兵恐其驚覺乃與張永密訂假與相好延至坤寧宮即啓皇太后傳懿旨將彬擒拿并男婦黨與不脫一人彬生凌遲處死人皆稱快余按本傳謂張永潛使報彬此謂與永密訂何疎暨也於時本兵乃王憲方與許泰輩右彬安得與之議親彬以大義滅親又何藉張永也并州乃據紀聞以爲張永有功証何耶先是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于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耳廷和笑曰客

談何易安得大力士耶其慎密如此嗣君將發安陸左右猶以

此爲疑聞彬已擒乃欣然啓行內外奉迎官行後復議啓聖母

請命司禮監太監一人及京營提督領兵迎護遂命司禮溫祥及

提督團營太監孫和、惠安伯張偉、兵部侍郎廷和、弟廷儀、領京營兵五千人往。戶部侍郎鄭宗仁主饋餉，工部侍郎趙璜治道路。孫和等皆言兵少，廷和謂經過處所供億繁勞，必不得已，六千人足矣。和又欲請旗牌二十四面副，廷和言此行與征勦不同，無他調發，安用旗牌？是日蚤，方欲哭臨，和拉王、兵部候廷和弟于金水橋南，言之。廷和輩不應，和又欲渡河而南。廷和言：但候于黃河北面可也。數日後，吏部尚書王璉、要府部科道俱來，言各衙門欲分官奉迎。廷和言：二十四監局諸貴幸皆欲去，恐其途中諸間迎合，有先入之奸，已力止之矣。諸公若去，彼將有辭也。明日禮兵二掌科言曰：聞諸貴幸多賫金帛前去行賂，須科道各遣二人往，時監察

之。庶有所警。廷和云。彼有所賂。豈令人知。若隨路糾劾。恐驚疑人。心事體不便。萬一發之不中。嗣君之心先疑矣。張太監永使人來言。欲迎至真定。上下廷和謂行止在公。不敢與知也。武定郭勛及許泰亦爲之言。使者再三至。乃論之曰。公受命防守。委任最重。若必欲遠去。各門之事。能保無他虞乎。張鏡使人來。亦復言然。廷和曰。我輩但知公領勅提督官。校京城緝事耳。他非所知也。遂皆止。不行。十七日。朝臨罷。出左順門。王瓊向廷和云。天象可憂。廷和問如何。王曰。不見日色乎。日色正赤。豈不可憂。廷和曰。久旱故耳。王曰。占書不然。主女主昌。廷和曰。今以懿旨行事。非女主昌而何。王曰。恐應不止此。廷和曰。天道遠。非人所易知。瓊言有幸亂意。蔣

晁毛紀言曰、辟如應試秀才、文字不得意、但欲科場失火耳、可嘆、
可嘆、慈壽遣散本官傳諭、欲改懿旨爲 聖旨、廷和與同官言、今
日之事、祖宗功德深厚、上天眷佑、宗社靈長、有 老太后
在上、當此大變、嗣君未至、凡事皆以懿旨行之、盡善盡美、萬世
稱頌、若欲改 聖旨、事體似有未妥、因簡 祖訓、皇后不許干預
朝政一條示之、云 皇祖內令如此之嚴、又簡大明律內、皇后稱
懿旨一條示之、我輩不敢差、久之、又來傳諭云、前代有稱 聖旨、
是如何、廷和曰、世代不同、法度亦異、如前代宰相封王、童貫內臣
亦封王、此等事、今日行得否、 老太后盛德大功、爲女中堯舜、我
輩豈敢不成就盛美、以致貽譏後世耶、遂不復言、四月二十一日、

滯下二鼓。嗣君至行殿，召廷和及府部大臣具詢。五鼓，繇正陽門入，議以明日大昕卽位。自三月十四日至是三十有八日也。廷和承虛戾總已，海內晏然。十六載弊政，姦人皆擬于卽位，詔除之。日夜殫盡心力，草置函中。詔條內若軍門、皇店、官投、豹房等，番僧寫亦虎仙數事，別密書緘之，不敢露草。時廷和侍行殿，蔣冕入關理文書，就廷和家取之人，莫知何文書也。黎明進稿，請嗣君批紅。出方鳴鼓，是日向晨。文書官來言欲去，關切中人者數條。廷和曰：數年以來，事有齟齬，不曰西邊不可，則直稱朝廷不從。今嗣君至，便有此，乃知前日負大行多矣。卽此廷和便當去。今日拜賀新天子，明日卽跪奉天門乞休。且問皇上初至，何人于左。

右欲更詔書雖死亦甘心也。蔣冕、毛紀皆力言之。文書房官知不可，乃持回。久之，鳴鼓批紅猶未下。廷和與同官急趨華蓋殿往來。玉除間不見一人，乃復趨奉天殿下，見直殿者要文書官來見。語之曰：「函去萬一悞事我輩，且有說。」梁儲言批紅不下，明日開讀亦可。廷和曰：「自古人君卽位，雖草昧中亦須下詔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若無詔書，不知所改是何年號。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誰任其咎？」文書官懼，乃入奉批紅出。改明年爲嘉靖元年。詔下宿弊盡革，讀罷滿朝士夫京城老少皆踴躍歡慶。曰：「眞天子也。」二十四日，上召廷和及蔣、毛二人見于文華殿。廷和曰：「陛下順天應人，爲天下臣民之主。初至行宮，雨澤遂降，一登寶位，天日開明，

可徵。宗社萬年之慶，伏願敬天法祖，修德愛民，任賢納諫，講學勤政，永建太平之業。上曰：先生每說的是，賜酒饌而退。二十六日，科道交章劾內官武臣亂政，廷和擬旨盡下獄，明日劾文臣王瓊等二十餘人，廷和擬旨俱令致仕，上不可，下內閣改擬。言內臣張銳、張忠等武臣，許泰、錢寧等俱擬下獄，文臣亦有朋奸亂政罪惡顯著者，皆輕貸何也？廷和曰：文臣亂政者，誠有之，但所壞止一衙門，壞者退，則衙門復清矣。非如銳、泰等蠱惑朝廷，移居豹房，新寺、南北巡幸，離間宮闈，以致國家中絕也。中使曰：王瓊先在兵部，頭帶爪刺，身着帖裏親王豹房，與朝廷飲酒，非蠱惑而何？廷和曰：此事外人俱未知，于是始擬王瓊冠帶閒住，不可，乃擬爲民。

明日又發下必欲下之獄時內外戒嚴關節不通增危迫甚摺據
誣奏廷和與廷和引嫌迴避將有訛之者上覽奏甚怒欲重治
之廷和復爲解掇二十八日召廷和等至文華殿慰諭又命太監
張佐傳諭上意欲廷和發王瓊黨宸濠事廷和曰外廷自有公
議刑官自有正法廷和不與較也蓋瓊朋奸黨逆罪惡昭彰正如
誣害彭澤而虎仙脫罪囚入豹房交結錢寧而章諫奏疏俱從改
擬皆朝廷所共知者廷和故云然二十九日復召廷和而諭曰先
生每爲國勸勞朕悉知之宜安心辦事廷和頓首謝賜茶而退五
月十二日廷和與同官恭詣武英殿題武宗神牌諸司禮皆在
張司禮首言追崇大禮廷和曰連日議論已盡更無他說自古聖

立廟之喻
以天子尊
父矣

帝明王莫如舜禹舜有天下不曾追崇韓陵禹有天下不曾追崇
伯鯨此可爲萬世之法漢宣帝追謚史皇孫王夫人不過曰悼考
悼后至今猶非之哀帝尊崇定陶哀世庸君所行不足爲據魏明
帝勅戒公卿謂今後諸王入繼臣下敢有邪佞導諛謂考爲皇稱
妣爲后者股肱大臣誅之無赦晉元帝自瑯琊王入繼止立王子
爲王奉父共王祀宋時濮國之議英宗終王不行孝宗理宗並不
追崇所生所以廟號稱孝稱理今日我皇上舜禹之聖也漢宣
帝以下皆在下風我輩臣下不以舜禹事之而顧阿意導諛使陷
哀帝之失是萬世罪人也諸司禮亦反覆言之曰先生所言皆是
皇上欲盡孝情不可不從廷和曰外廷公卿科道自有正議誰

敢犯之。是日蕭司禮又言及張邵夏蔣四皇親家人事。時有訟四家人強占人房室地土搶奪人財產者。法司鞫之。其家人輩皆擬枷號充軍。奏下閣中。文書官傳諭。上意欲貸之。廷和與同官執不可。往反再四。至是蕭復以爲言。廷和曰。數年以來。權奸擅政。法守盡廢。外戚家因而怙寵生事。新天子嗣位。如初日照耀萬方。皆仰光彩。各皇親家正當奉法循禮。以助新政。張氏二侯尤當痛自檢制。以爲之倡。率顧乃首欲犯之耶。往來无籍之徒。指稱二侯名目。在外害人。京邸人怨入骨髓。二侯恐不及知。未能禁約。遂使錢寧張銳輩得以讒口構于大行前。奸人曹組肆爲誣奏。重賂錢寧輩至數十萬兩。事乃得解。尚不許朝謁。杜門不出者數年。

太后在內多有不安。亦不知外家之事。至于如此。前日已誤。今日可再誤耶。重治此輩。正爲衆皇親家增福也。蕭附耳語云。各官掌宮太監及各監局掌印多在此。恐聞之。廷和曰。正欲揚言于大庭。使之轉聞于內。戒諭外家。自求多福也。各家人輩竟皆發遣克軍。但免于枷號耳。旣而欲于興獻帝后加皇字。廷和復屢疏抗章言之。皆不行。自成化以來。朝廷所病者。冗官冗食之費。臣下建議未能裁省。劉大夏受知孝皇。欲裁革騰驤四衛之冒濫者。孝皇實天太監竊瑾奏止之。大夏以此怨謗叢集。身幾不免。正德中。冒濫尤甚。十六年四月以前。在京官軍旗校勇士軍匠人等食糧之數。共三十七萬二千七百餘員名。一歲支米三百九十八萬

八千八百餘石。歲運四百萬之數。除海運三十五萬石外。雖盡數至京。亦不能支。廷和深憂之。上卽位。詔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有餘。實支米二百四十五萬六千四百餘石。所省一百五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國計雖紆。而大怨聚集。爲之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皆裁革之徒。騰之也。廷和未辨色入朝。有持刃恐喝于道上者。上聞之。令兵部撥官兵百人護入朝。名隨朝軍。旣而內官御用尚衣織染兵仗等監局諸新貴。各奏乞收補。兵科一一叅出。時司禮監亦有查補之疏。兵部初亦執奏。其辭過激。內批有詰問之意。乃遽引咎。欲舉二十四監局已革者盡復之。廷和與同官讀之太息。以爲新政第一美事。只此一本盡壞之矣。姑擬

旨令其再行查議。又月餘，覆上。會有南京大水之異，廷和等極以爲言，擬旨已查革的，再不許收補。存留數內有逃亡事故者，照舊勾補。上從之。時上在諒闇，居文華殿。廷和疏言：「陛下嗣登大寶一月以來，用人行政，無所不當。又聞視朝之暇，惟以觀書寫字爲事。堯舜之聖，可以復見。只今夏日晝長，章奏多暇，敢請日講祖訓一二條。臣等恭候便殿，直說大義，以爲聖學萬一之助。」上嘉而行之。先是，錢寧與江彬有隙，彬發其黨宸濠事，下獄。上卽位兩月，法司方議其罪。寧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爲所餌。時有爲之彌縫者，詢之不得其狀。廷和曰：「錢寧改易鎮守，進退大臣，受寧府賂遺，假以護衛屯田罪，同逆瑾，豈得輕貸？會籍沒江彬。」

家得取宸濠世子司香手勅，諸司禮令、文書官持至闕中，謂是錢寧所爲。廷和曰：「寧罪惡至此，我輩在外，豈得盡知？于是擬旨正其罪焉。」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十數人下獄，久未決。銳等行賂中外，動以百萬，法司曲庇之。又賂內庭，得旨克軍而已。廷和發憤上疏，曰：「科道官劾奏張銳等罪，陛下震怒下之法司，聞者交慶，謂爲大有爲之君也。旣而法司議上，命會官詳審，臣等擬罪請呈，亦從上改，竟至寬貸。聞者喪氣解體，以爲不誅此，則國法不正，公道不明。九廟之靈不安，萬民之心不服，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治未臻，語曰：『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殺一人而千萬人懼，天下之政也。自古帝王制刑三千餘條，曰元惡大憝，不待教而誅。大明律首

以十惡不待時而決如銳等所犯是也此輩縱不皆誅而張銳張
雄張忠三人與錢寧江彬同惡決不可赦今執奏者未已陛下
仍以有旨荅之令紛紛之議上及宮閣下迫左右可乎願賜獨斷
追回此三人監候處決上令籍沒其財嘉靖元年上以清寧
宮後三宮火命司禮監傳諭宮眷居位稠密欲奉遷武宗皇后
居西城仁壽宮賢德二妃居永安等宮憲廟皇妃之居清寧後
宮者亦并西移廷和等聞之驚愕遂言皇上仁孝豈宜有此舉
動聞西城仁壽宮乃先朝幽閉廢黜之所武宗皇后母儀天
下十有六年皇上在藩邸嘗以臣禮事之况親受武宗神器
之傳恩德甚大。事其。后妃禮宜從厚。今康陵土尚未乾遽忍忘

之耶。憲廟諸皇妃追事皇祖與邵太后寔在同時親愛之情不言可知。遭此回祿之變。正當體念安慰。顧乃置之此地。非惟聖心不安。恐邵太后之心亦不欲也。此于聖德所損不小。若未行不必行。已行亟止之。庶不起天下紛紛之議。尋具揭帖極言之。其事遂止。三月。上降手勅曰。朕入繼大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首先定策。忠義大節。功尤顯著。俱進封伯爵。給與券誥。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廷和上疏力辭。上不允。廷和再疏三疏。四疏。上批荅數百言語益切。至五疏。且言不得請。必求去。上特允之。寫勅發諭。賜宴禮部。仍蔭一子爲錦衣衛指揮。廷和又辭。上批荅云。漢文帝宣帝繼統之後。亦嘗加封丞相。楊殿蔡。

義等邑戶我 太宗以尚書茹常有默相事機之功亦進封忠勳伯況大明律內明載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拜朕前日加封爵義不爲過重違卿雅志已聽辭免進階錄廢略示報功之意宜勉承之廷和方欲再辭是時扳援爲錦衣數十人兵部上議處奏云定策之名在臣下固不敢言定難之功在諸臣亦宜有別 武皇彌留之時國祚安危之際逆謀已形事機頃刻苟機事不密奸雄得逞國家生靈之禍固不忍言而二三密勿大臣之家有不首罹塗粉之殃者乎此等潛消禍變再安社稷之功尚不敢受封廢之報況代來驟遷禁掖舊任者乎宜加廷和特恩爲大臣忠勳之勸得旨楊廷和旣准辭伯爵朕心缺然

除廢子錦衣衛外，再廢一子四品文職，世世承襲。楊廷和本職上進二階，廷和知上意堅不可回，乃上疏以疾求去。上溫旨慰留，令鴻臚來諭意。十一月，壽安皇太后邵氏崩，蕭敬傳上意，欲頒遺詔，且手持一黃揭帖曰：「此已有稿。」第欲先生潤色之。廷和曰：「遺詔止行于官中，先傳旨諭禮部具喪禮儀注可也。」蕭去，廷和遂與同官言曰：「遺詔在壽安未宜，皆以爲然。」廷和又曰：「三年之喪亦不可行。」毛紀曰：「且先議服制，服制定乃議其他。」因取會典摘大明律令，係爲祖以齊衰期年之文相示，又取孝肅孝貞太后喪禮儀注閱之。廷和曰：「內庭一應祭奠皆如舊儀，不可減。」外庭之禮皆殺之，服以十三日而除，遂擬勅諭進呈。蔣冕謂有勅諭可以止。

遺詔矣。明日早披門未啓，散本官趨廷和，單入索遺詔。廷和曰：「昨已進勅諭矣，再來應亦如是。」未幾，諸司禮皆至閣中傳諭。上意今日之禮悉如孝肅行事。急頒遺詔，廷和曰：「事體似有不同。」蕭曰：「壽安與孝肅皆自皇妃爲皇太后，如何不用廷和謂孝肅于憲廟爲親母，孝廟承憲廟之後，服制當行三年，亦當遺詔。今上繼孝廟之後，承武宗之統，因興獻帝乃加尊號，蓋聖情有不得已者。于禮爲未安，義爲未正。廷和輩自去年三月言之，至今外議紛紛猶未已也。此事豈可更犯衆議以損聖德，萬一不聽予輩言議者，將復紛紛能無傷聖心耶？」宮中禮儀一切從厚，聖心亦可少慰也。尋復來執議如前謂。

上必無服三年之喪、廷和輩言此乃綱常典禮所係、決不敢從諸司禮謂非天子不議、今以上意行之、何爲不可、廷和言非天子不議、禮謂所議者合于禮也、若非禮之禮、豈天子所議、况旣謂之議、須合天下之情、非獨斷也、尋召廷和輩至文華門、廷和以爲上將面議之、及至門下、則諸司禮云一應禮儀、上竟俱從列位、先生言但欲改十三日爲二十七日耳、再無容議也、廷和云所當議者正在服制、廷和今日不言、將得罪于天下後世、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靈、必加陰譴、他日死而有知、見自己父母于地下、父母必謂你仗祖宗福、廢遭逢聖明、濫叨大任、不能輔導朝廷、以禮今日何顏見我也、司禮張任云老先生議論已到、忠孝已

盡朝廷行三年之喪，亦盡孝道。君臣之間，忠孝兩全，豈不是好？先生說他日無顏見父母于地下，卽是王旦削髮之意。但王旦是贊助天書矯誣之事，與今日事體不同。廷和云：爲大臣不能事君以道，隱忍不言，卽是欺心與矯誣。天書一般衆司禮云：連日議論我輩一一奏知。聖意堅欲行三年之喪，以盡孝道。先生每何不順從廷和云：經書所言孝道甚多，今不必遠引。論語中孔子告孟懿子問孝的言語，只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便是盡孝的事。若服制非禮，豈得是孝？豈可阿意曲從？同官相繼言之，諸司禮皆變色。謂：上意已定，我不敢奏也。然二十七日之制，但行于官中，免頒遺詔外朝哭臨止三日在外王府諸司俱免進香，亦

見降殺之義矣。廷和自新政以來，以身任天下之責，一事未盡，輒憂形于色，食爲之減。嘗密啓陳論，有大不得已，乃疏言之。如崇聖、孝隆聖治，請拆毀保安諸寺，請毀不經祠宇，請勤政事，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又請進經筵，日御及節省光祿供應。上皆溫旨荅之，而必見于行，不徒言也。故新政翕然有堯舜喜起之風。有稱其骨鯁如古社稷臣者。廷和曰：嘉謀入告，出不語人。我輩事也。顧古今異勢，官府隔絕，特假章以達耳。以此爲我聲名，如孽我孰甚哉！十二月，史道闢宏、曹嘉因不得翰林官，怨廷和，乃扶同誣奏。廷和疏求退。上歷叙其勲庸，令湯臚柱諭，亟出供職。數日，尚書彭澤給事中鄭一鵬、毛玉、御史陳講、劉

廷璽少卿楊一洪郎中唐胄先後奏道挾私害君子。上覽之喜。
下道獄。廷和復言僉事史道諭臣荷。皇上聖明下道于詔獄而
令吏部鴻臚寺諭慰臣。至于再三。公議明而國是定矣。第聞道有
老母。隨養京邸。今道冒不測罪。臣竊惜之。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
俾道改過自效。詔曰。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妄取罪。
卿爲之陳乞。具見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俟鞠明分處。上又
日遣中使促廷和出。禮意優隆。不得亟去。自是大禮議起矣。二年
閏四月。廷和以弟及女之戚在告。五月。上命諸司禮至閣中傳
諭。欲加。興獻帝皇字同官。不可。旋具疏言之。至六月。廷和出朝。
上諭諸司禮曰。楊先生出矣。復遣諸司禮來中前說。次日復來。

應之如前去而復來。次日又來。廷和曰：「此事關係萬世綱常，自古皆無人敢行，豈敢自我輩壞之？況自正德十六年言之，至今使其可行，何待今日？」廷和等四人雖死不敢奉行。若必欲行，我輩惟乞休去耳。蔣亦極力言之。毛費皆和之。諸司禮知不可奪，乃去。一日罷朝，召廷和、冕等至平臺。上曰：「前乃稍進去，御座僅尺許。」上親授廷和勅一通，諭曰：「是孝道事，先生將去行展讀之。」其詞曰：諭大學士楊廷和等。朕承天命入奉宗祧，自卽位以來，奉天法祖，恭侍兩宮，日勤政事，未敢一時怠忽。朕本生父興獻帝母興國太后，雖帝后之稱，禮養于天下，未遂朕心。今尊朕父爲興獻皇帝母，興國太后爲皇太后，其尊號稱字并勅諭卿等。

臣爲擬奏看施行朕以荅劬勞罔極之恩安治天下卿等其承之
勿再固執廷和言曰臣等欽承上命敢不遵奉但此大禮關係
萬世綱常在舜禹之聖皆不曾行陛下有舜禹之資臣等不以
舜禹所行事陛下是不忠也況自古以來所未有之事豈敢壞
自今日上曰自古亦有行者見曰古來惟漢哀帝曾行陛下
不法舜禹如何學漢哀帝然哀帝亦止稱定陶恭王未曾稱帝廷
和言哀帝是衰世庸君不足爲法自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言
之至今使其可行臣等當先事奏請上以慰皇上孝心下以盡
臣子職分何待煩勞聖意也臣等議論已盡雖死不敢奉命
上曰朕受天命繼大統要爲父母盡孝道見言天子之孝在

于承 宗祀安社稷 陛下承 太祖 太宗 孝宗 武宗之
統 興獻帝與 興國太后稱帝稱后已極尊崇今止讓一皇字
少見太宗小宗正統本生之別若有所加 祖宗在天之靈必不
能安恐 獻帝神靈亦必不能安也廷和言去年帝后尊號之加
外議至今未已臣等心尚未安若再有所加未免損 聖心虧
聖政臣等輔弼之臣將欲何用 上曰朕心只欲盡此孝情廷和
言連日司禮監傳諭 聖意委曲詳盡臣等俱已知之孝道莫大
于盡禮孔子告孟懿子問孝只說無違無違是不違悖于理便是
孝道若違悖于理豈得爲孝凡人能隨事盡得本等職分皆古所
爲孝古人以事君不忠戰陣無勇爲不孝蓋爲不能盡本等職分

也。陛下敬天法祖，用賢納諫，愛養軍民，全盡君道，卽是孝之大者。上曰：朝廷政事，朕不曾怠忽，冕言陛下日勤政事，便是大孝。廷和又言：陛下順天應人，入繼大統，爲天下臣民之主，若此大禮所行未當，則上無以合天心，下無以合人心，誠恐聖心亦不安，臣子之心皆不安也。臣等恭奉聖諭，措身無地，豈敢固執亦知。陛下之心，有大不得已者，容退去再進揭帖。陛下從容啓知。興國老娘娘以安老娘娘之心，張佐奏云：到下面再議。冕云：更無他議，命賜酒饌。是日廷和等辯論雖多，玉色怡然，略無所忤。自後召對而言不可者三封，還御批者四，執奏三十餘次。司禮太監奉命來閣中講論者三十餘次，廷和執不可，用是左右得

以間之是後所言多不合道士陳應楮李雲容黃緣進用蠱惑廷
和上疏請拏問明正其辜工部郎中葉寬因爲皇親陳萬言建第
遲期下獄廷和疏拯之又論谷大用混占產業乾沒官銀百萬之
罪江彬黨行賂左右臨刑將貸廷和疏請亟誅之時上頗事齋
醮廷和疏言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
前後左右皆用正人臣等先嘗具啓請于 昭聖慈壽皇太后凡
尚衣尚冠等執事茶房膳房宮殿答應人員務選老成謹厚內臣
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遺奸不得濫與又嘗極言異
端左道亟宜痛絕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一謂齋醮必須預絕
其端不可輕信累千言具書殿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

至屈萬乘之尊親蒞齋壇此皆先年亂政之徒芟鋤未盡妄引耆
漢僧道試嘗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假此爲衣食之計
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固聖王所必禁也昔
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導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縶繫金
虜求福未得反以招禍又如近日劉瑾錢寧皆崇信佛道建造寺
宇極其華美皆殺身亡家略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言矣然
則焚香拜錄之勞孰若移之以御經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
以周窮乏之臣等職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留神采納斥遠
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清查一切冒濫恩賞定萬世無
疆之休時道路傳聞鎮守湘江太監梁瑋遣人挾貨營營織造已

而內織造染局太監刁永年果稱上用袍服及四宮等服御織造乞依成化弘治年間例差本局官二員請勅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事下工部議工部覆言不可而吏科給事中曹懷兵科給事中張原亦以爲言章俱下所司宜如言官所奏無累聖德無已可出示袍服花樣令鎮巡三司官如式織造以進無煩內臣提督弗允于是廷和乃疏曰今年直隸浙江等府水旱異常額徵稅糧尚與蠲免若更差官織造一切物料工役何能措辦非惟逼勒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况經過淮揚邳徐諸州府高下遠近一望皆水軍民田房桑被淹沒百里之內寂無煙火死徙流亡難以計數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可得錢數十母

子相眎沒水痛哭而死。官已議爲賑貸。而錢糧無從措置。日夜憂惶。不知所出。自今抵麥熟時。尚數月。各處饑民。豈能垂首枵腹。以待斃勢。必起爲盜賊。近傳鳳陽泗州洪澤饑民。嘯聚者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客商船。無敢誰何。未知何日勦平。況將來事勢。尚有不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寔切驚懼。所有勅書。決不敢撰寫疏入。上曰。織造自是累朝事例。况兩宮進用及朕常用袍服。一切缺乏。官業已差。卽撰寫勅來。無再執拗。時九卿尚書喬宇等六科給事中解一貫等十三道御史彭占棋等。又皆極陳其不可。廷和復上疏曰。臣等備員大臣。素蒙體貌。不意聖明一旦有此。臣等固當引身求避。以明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思維。不無廢義改之。

危言

是時已免
通守何待
永嘉

之望。臣等所爲惓惓。非敢竇擾。陛下誠恐災傷窮民。不堪織造之擾。千百成羣。起而爲盜。以擾天下也。亦非固執已見。違拘不通所執者。祖宗之法望。陛下遵而行之。以保宗社。勿與天下公論大相違拘。以取議後世也。今臣等言之不聽。九卿言之不聽。六科十三道言之不聽。獨二三奸邪之言。聽之不疑。陛下獨能與二三奸邪之臣共治。祖宗天下哉。陛下謂織造累年事例。臣等攷諸洪武永樂。下迨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之。竊宗皇考恤民節財。聖德美政。非止一端。此蓋非其美者。陛下他皆不之法。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爲事例乎。方陛下登極之初。諸所傳設鎮守市舶及看守珠池等官。臣等先後具題具蒙俞

允勅書免撰海內之人方傳頌聖政之美聖量之寬何意今日乃獨不蒙嘉納且特降前旨雖出御批不知撰爲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祖宗朝諸所批荅俱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濟其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舉遂令此輩小人敢于復蹈覆轍陛下何忍墮其姦計壞祖宗之法度哉祖宗天下至正德間幾傾覆矣賴陛下再造轉危爲安中外軍民始獲甦醒然國勢民力比之成化弘治年間百不及一二今日豈堪更自敗壞耶興言及此可爲流涕臣等實不敢撰寫勅書以重悞國殃民之罪伏望俯采廷議停止差遣仍將前項蒙蔽蠱惑邪佞小人遠斥不許仍侍左右以杜後來

始終進退
表表可觀

壞事之漸。允爲宗社無疆之慶。報曰。卿等所言。具見忠誠。愛君卹民之至意。朕已知之。宜安心治事。但此事業已差官。其寫勅遣行。第令安靖。無擾可矣。自是左右譖構益甚。甲申正月。廷和上疏乞休。不許再疏。上乃允之。寫勅馳驛行。月給米六石。歲役夫八名。又以前功蔭子一人爲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時都給事中李學曾御史涂相等上章。謂之廷和竟歸絕口。不及時事。日與親友故人行田野。話桑麻。與端虹司馬兄弟倡和爲樂。泊如也。戊子朝廷下勅諭云。楊廷和謬主濮議。指示禮官爲罪之魁。革職爲民。廷和聞之。怡然已丑五月。因子恒卒。慟悼過傷。六月。夢天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二十一日夕。沐浴端坐几上而逝。時暑熾。忽霖雨涼。

有廷偶語
同不究心
亦是和商
要術

如深秋長子慎以罪戾雲南聞訃告于巡按歐陽子重會黔國公
沐紹勛太監杜唐御史劉臬請假回蜀襄事廷和少有大志嘗夢
天門開見棹楫題曰際昌辰在卯時勛業已定矣天資孝友器宇
宏深沉靜聲色無益之戲一無所好端居讀書文亦簡暢不爲章
句文詞之用古今治亂始終君子小人用舍留意甚篤國朝自洪
武迄今輔臣之建白部署之職掌將相之功罪邊防之沿革禮樂
刑獄水利學校賑濟荒政一切當世之務無不攷究精詳言其事
若人又詳其年月至于身所未經之地言其山川里俗若指掌此
非盡得之書也賓筵偶語罔不留心正德中劉瑾亂政錢寧江彬
繼之又值真鑄宸濠兩宗室之變廷和自守介然不爲所汙瑾賣

此是
本領

官鑿獄天下府庫財半入其門既欲盡去官簿書以滅其跡一日
來閣中問曰諸司文卷無架閣處部中議欲焚之廷和曰圖籍國
家所重可遂棄乎貯之通積庫或千步廊可也瑾無然明日乃移
之千步廊焉焦芳有怨于彭時遂移之江西一省會萬安舟子盜
殺交趾貢夷乃嗾瑾窮治其獄并奏減江西科舉額數禁江西人
不得爲京官又謂王安石禍宋吳革廬事元欲榜其罪于朝瑾主
其言來閣中議之廷和曰王吳皆往事盜賊處處有之今偶因一
時一事有此舉動恐駭四方聽聞瑾怒曰出榜朝堂前代亦有故
事廷和曰非盛時事恐爲主上聖德累乃止鄭僖王薨世絕東
垣繁昌二郡王爭襲繁昌以兄終弟及爲辭東垣謂其父與繁昌

俱作王之弟其行四繁昌第九奏上召府部臺諫集議衆相顧莫敢先發廷和曰是當如武官襲廢例衆皆以爲然于是會奏請以東垣進封然親王世襲進封之例祖訓亦未之及也一日退朝後復宣廷和輩入刑部主事宿進以建言忤旨上怒甚欲宜至洪武門山子前親鞠之李東陽言後生狂妄言事要名若重罪祇成其名耳不如寬之司禮張永曰上怒且不測廷和問已至山子前否張曰使校尉索之不在衙門亦不在家不知此時至否諸司禮又言上欲見三先生言之廷和微聞上已被酒因向東陽云暮夜恐非見召之時張曰若不見須擬旨進我輩好奏也廷和又替于東陽曰我輩不知本中所言何事豈可輕率擬旨但望

諸公從容拆解。庶于聖德無損。聖政無虧也。張曰。上意難解。廷和曰。難解而能解之方。見諸公扶持大功。頃之聞已宜至錦衣衛直房。廷和心私喜。以爲進此易爲言矣。復告張曰。望諸公極力調護。務保全伊性命。毋使朝廷玉堦也。時開上坐于午門內。廷和輩亟趨出。循東廊而行。尋聞候之五十。送戶部發回原籍爲民。宣府巡撫勅詞舊與大同稍異。正德十四年都御史審杲將往宣府。請易之。鎮守太監劉祥隨駕還京。因請于上。乞以巡撫責任備載內外鎮守官勅中。廷和方在告。梁儲遂各如所請。給之。既而薊州遼東陝西延寧甘肅七鎮守臣皆以爲請。解旨閣中。連令進稿。廷和偕蔣冕毛紀再四執奏不可。且仍查宣府巡撫官舊勅。

上以密果進稿乞易之未得旨時各邊鎮守隨駕在京者俱繼還
舊勅乞新勅上屢遣諸司禮至閣申言之廷和言朝廷設官各
有職掌在內廷則司禮不得兼別監在外朝則吏部不得干別部
在外藩則都司掌軍政布政典錢穀按察理刑獄亦不得相兼在
邊鎮則太監專鎮守如古之監軍領軍馬巡撫總理軍馬城池錢
穀及一應民事此成法也祖宗律今變亂成法者斬誰敢犯之
諸司言宣大二鎮業已給之矣廷和謂前日已誤豈容再誤容簡
舉行可也廷和又言西北七鎮盡天下地方之半若創改勅書變
易職掌今後七鎮守臣有亂政害人者皆自今日始是西北一半
天下由我而壞也廷和么麼小子能當此罪否況內閣寫勅止憑

各部手本開具責任，豈敢擅增一字，因具疏進呈。明日得旨：朕覽卿等奏詞，具已悉知。但前次巡守地方，各官隨侍偶有事件往返者數次，今特通降便宜勅書，易于行事，永爲定規。兵部亟送手本，請勅散本官云：手本已來，更復何辭。廷和復執奏云：在兵部則從命，在內閣則從義，決不敢阿徇以取身家之禍。廷和手可斷，勅不可寫也。諸司禮氣阻，數日後再至。三至，言亦如之。散本官日至閣中，輒首言之。廷和曰：前言已盡，豈得復易。同官中卽有肯寫者，當自書名進稿，不敢連署以取連坐之罪也。旣而山西鎮守吳經隨上南征，至臨清，復遣人從閣中乞仍領舊勅曰：近日在途，止負空筒耳。得此亦足鎮壓人耳目，蓋彼亦知無可奈何矣。錢寧氣焰

宰相須用
讀書人不
益信哉

薰灼一時嘗置酒集公卿寧自候廷和門又令張龍輩請必往廷和曰朝廷在外豈我輩樂飲時耶廷和丁憂歸寧餽千金玉帶一束不受涿州人王豸臂有瘤形類蜥蜴張永羣投緝得之曰此龍形也將惑衆投尉輩皆陞銜官而永自欲封伯首徑下諸司禮至閣廷和曰自古內臣封爵僅有五侯童貫等非美事亦不克終若本朝則絕無誰敢爲此亦族事諸司禮曰劉馬兒太監封侯何謂無也廷和曰先年太監中有劉永誠者歷事景朝七十餘年出入中外多勞勛久在御馬監掌事京師日號劉馬太監未嘗封侯卒後其侄子聚乃爲將官因鎮守功以功封寧晉伯非永誠自爲也其墓誌在岳學士類博稿卽命中書取稿來手揭示之諸

司禮中有首官者范太監曰可下吏兵二部令多官議之廷和曰張公奏誅逆瑾靖寧夏之亂功在朝廷天下皆知之恐不假此爲重若多官會議誰敢阿順上意變亂成法自取重罪必將正言極論形之奏附揚于大庭似非所以爲張公寵也時張亦同來皆怏怏而去既退廷和因張所厚密諷之謂此舉在朝廷爲異恩在公宜力辭乃見勞謙盛德明日奏下閣中擬旨寫勅褒諭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賞絲段五十表裏姑憫其意張上疏辭一無所受外議始定未幾張爲太監丘聚所訐出居私第謂所厚曰今日始知楊先生前日愛我之厚也自成化以來寫亦虎仙構土魯番據哈密奪金印爲邊害數十年彭澤嘗道之喻土魯番乃許以厚賞彭

欲罪之。虎仙乃賂王瓊、塊玉重百三十斤，所免罪。瓊乃誣奏彭而虎仙得脫罪。自是得近侍豹房，父子俱授錦衣衛指揮使。廷和慮虎仙外知邊方虛寔，內覘朝廷事情，脫罪而歸，必將據哈密自立。大爲邊患。不止如宋元吳時事。乃就改元詔中擒之。正德末年，言官劾權倖，獲得罪。廷和解者數十人，其諫止巡幸、被廷杖者存亡皆厚恤焉。又請悉發正德中留中章奏以付史館。尚書林俊因執法被旨詰問。廷和皆力揀之。家居儉素，食不兼味，衣自命服外及幃帳皆用布。教子極嚴。諸子科第相望，不爲喜。曰：讀書登科，是第二事。修身齊家，乃第一事也。貴極人臣，門第如貧賤時，尤以濟物爲心。鄉有涸田萬頃，廷和視其水利，鑿渠灌溉，鄉人德之。名學士

堰又辭建坊銀以修邑城。城成而還。至旁縣避兵。賴以全者萬數。又嘗置義田于縣城西。凡族之不能婚葬者。咸資贍焉。嘗謂諸子曰。吾立身四字。正直忠厚。又曰。爲人不可不學道。但不可以道學立門戶。汝輩觀我平日。果有愧于道學者乎。平生建白有題奏錄。辭謝錄。視草餘錄。新政口錄。文集詩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自古國家有艱巨之任。天必生豪傑之士以佐之。若文忠者。非其人乎。武廟之世。兇璫倖將。交結煽惑。動輒取旨。以撓政柄。挾必不可回之勢。行必不可從之令。蓋至于草威武大將軍。勅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世非其世矣。文忠持之以定力。若泰山之不可撼。旣而武廟晏駕。逆彬蘊毒。惡黨窺伺。禍且不測。文忠旣

拒許恭張洪又投彬以刺蓋束縛之馳驟之使不知吾意之所向
頃刻間而片紙擒之矣此其機圖而慮遠倘所謂得園中以應無
窮者耶夫霍子孟之賢與伊尹並稱昌邑之立幾危漢祚宣帝之
立決策切公文忠不謀于衆一言定策得不世出之主而輔之以
培靈長之運詎非絕代之偉績歟觀公園中得死所一語則知其
死生常置度外故見事審而持志定非利害得失所能移也卒之
以聖孝所獨鍾當新議之巧合文忠不得不爲之絀矣然執其
所見寧失之偏而卒不以希世取寵謂非大臣之義不可也

梁文康儲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自幼穎異不凡，篤於孝友，弱冠博學能文。成化戊戌禮闈第一人，廷對第四人，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東宮講讀，丁未克會試同考官。尋丁內外艱，服闋纂修寔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丙辰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克正使還，以考滿進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教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成。陞少詹事，學士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克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遷左侍郎，未幾進本部尚書，兼學士，專官詔勅纂修。孝宗寔錄命爲副總裁。戊辰主會試，逆瑾弄權，惡其不附已。

指摘會典、就釋本部右侍郎、建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猶憾、
備不已、欲中以危禍、而無繇傳旨、改南京吏部、瑾敗、庚午召復舊、
燕文淵閣大學士、參預密勿、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時兵部尚書彭澤討賊有功、反得罪、儲力辯其誣、權奸併
惡之、儲曰、有功不錄而復加罪、非社稷之福也、苟得白、遑恤其他、
後澤止免官、時論遽之、壬申冬、四方盜平、加恩宰輔、進少傅、兼太
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考六載滿、加
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大學士楊廷和之奔喪、實首
揆矣、儲代、既而廷和守制不出、儲力薦起、既至、遜廷和居已上、儲
與廷和故同舉進士、先貴而長于廷和十歲、至是亦屢遷少師、首

殿矣。故士論多之。戊寅夏，奉安。孝貞皇太后梓宮于茂陵。武宗欲幸宣府，廷和暨同官蔣冕皆在告，乃與大學士毛紀哭諫于左順門，不能止。旣而紀亦在告，儲獨廷爭累日，不得命。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者張忠皆助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臣十三道各執奏不可。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曰：「若遂草制，昇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可。」帝怒，廷和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冕亦繼引疾。武皇帝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剗其社，今王請所惡，朕念親親，其

界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蓄士馬毋聽旁人勸
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
慎之毋忽 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
于數詞矣近倖江彬用事欲請立所厚江西遠藩爲儲貳府部大
臣會議于內閣儲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
有他吾輩伏鎗矣衆皆竦然其議遂寢已卯以一品滿九載進階
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兼支大學士俸 武皇帝欲出巡邊乃
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倖臣泰爲威武副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
將軍勅楊廷和引疾不草勅蔣冕亦引疾 武宗皇帝御左順門
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 帝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

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必不可赦武宗皇帝察其誠欬擲劍起竟不促草勅既而宸濠反武宗欲親征乃議楊廷和居守儲與蔣冕扈從將行欲取行璽廷和不可頗有違言儲卽止與冕中途七請回鑾不聽上欲于南郊舊壇大祀天地儲冕奏曰南都郊仁祖皇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不知所裁且天子主嚳廢北而南神必不歆乃弗果郊駐蹕南都日久又將南幸儲冕手執奏章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中使傳諭者再四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得旨乃起於是北歸時裏河丁夫數十萬俟

于次饑餓疾病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遣之。民得蘇息不及于亂。在途三月。疏劾求退不報。抵京未幾。與諸臣受遺詔。定策迎世宗入繼大統。與尚書毛澄等往迓于興邸。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之。既而屢疏乞骸。上留之至再。乃可。其奏降勅褒之。有張九齡之忠。蓋而不究其用。崔與之之風。繁而不久于朝。以卿視之。可謂兼矣。既歸。與親友詩酒徜徉。所居蕭然如韋布士家。無餘財。田不百餘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不毛之土耳。平日于人之餽。未嘗却。隨計其值。酬之初。宸濠行。餽權勢。皆有籍。誅後。問之。惟儲與王冢宰。恕不受耳。儲嘗欲建一祠以祀先。召匠計之。曰。須百金。儲曰。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匠入往。竟不能給而止。上念其定策。恩

從迎駕功未錄。詹子世襲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甫尚寶司丞儲敦重和平。器量過人。不矜功。不伐善。不爲矯亢堅忍。不言人過。人無賢愚。悉被容接。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蔣冕在庶僚。公延譽。宮府力拔爲輔。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儲。人不能堪。而儲引隱。往謝。注意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御史王濬請以儲典刑。給事中田賦請沒儲貲。以代天下輪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儲家。儲時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也。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儲。假宸濠衛兵。是故縱反者。請召置獄。以正其罪。如尚書陸完所云。儲云。余惟致仕去耳。終不肖辯。人曰。是公大罪。劾者不已。儲不言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寔楊廷和當制。正德

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云儲年七十有七卒。時楊一清任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上嗟悼久之。贈太師謚文康。

太常氏曰。余讀故冊見梁文康所草與秦藩邊地之制。既而又讀其辭草威武大將軍之制之語。未嘗不三復而嘆。始之以危言。故轉圖而不見其難。繼之以法言。故直道而不見其忤。大臣論君之術盡此二端矣。寧復有不能違天之患哉。或者乃曰威武之制。晚卒呈草。余乃嘆曰。何持之不堅也。昔人謂明主可以理奪。能奪之始必能得之終。何持之不堅也。旣而見霍公輔王公佐所爲傳。皆力証其未嘗草勅。霍公且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

不肖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其功。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
好施德于人人。或賴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
面公者。徒聞謗者之云。亦附和而詆之矣。霍王二公前輩雅推正
直。必不以鄉曲故。過爲文飾也。威武之制。豈當時有此謗哉。至其
山藪川澤之量。幾足當休休之臣矣。自古及今。或不多見也。

喬莊簡字

喬字希大、山西太原府樂平縣人、祖毅、仕至工部左侍郎、父鳳、兵部職方司郎中、母路夫人、嘗感異夢、生字少奇、穎比成童、口誦千餘言、爲文浩渺、而折衷理道、人多奇之、十九歲成化庚子、以金吾衛籍中順天鄉試、錄其文、以式甲辰中進士、通政司觀政、丙午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皇太子婚、禮成、及五、千冠禮畢、俱受文綺白金之賜、明年會試天下士、署提調官、綜理有法、撤棘之日、簾內什用之器、類爲所司、所司字悉還之、民丁未、丁內艱、歸葬樂平、杜門謝客、惟以讀書考究爲事、自是所養益深、祖塋有數百樹、先人手自封植、夏有虫食之、幾盡、乃自爲文以祝、遂止、弘治庚戌

服闋除吏部文選司主事壬子署考功司員外丁巳補郎中辛酉
調文選司郎中日益勤勵門無私謁凡三典考察輿情稱允至于
拔進賢才杜塞僥倖屏退愼壬無不贊行壬戌遷太常少卿八月
有事南郊命導駕齋壇孝廟賓天以執事送梓宮于泰陵正德
改元丙寅武宗卽位祭告天下命分祭中鎮霍山黃河西海姑
皇商湯王陵及晉代瀋諸王陵園事竣爲六事上之一曰恤邊民
二曰厚邊軍三曰廣儲蓄四曰省科派五曰謹守令六曰重祀典
其謹守令大都言山西陝西諸郡縣連年兵歉而令守多非其人
請勅撫按官巡歷糾察痛革迎送之弊勿以承奉趨諂爲能其間
靡而有爲者則任旌舉之列或愼于守已而才幹不及者亦從而

勞勉之若所守所爲俱無可取、或幹辦雖優而工于剝削者、必行
罷黜、如此則人知勸懲、士風可正而民病可少甦矣、祀典則以商
湯之陵爲水所啗、廟更隘陋、不足妥靈也、多見采納、戊辰、轉光祿
卿、專以裁節浮費、甦民困爲務、陞戶部右侍郎、庚午、遷左侍郎、因
言邊官放支官軍錢糧、月奏數太繁、年終造冊太略、請按季奏報、
從之、是年春六月、不雨、漕河涸、奉命禱祭海嶽、遂雨、時宦瑾用事、
公卿多通關、字怡然自守、後瑾敗、獨皎然不爲所汙、辛未、轉南京
禮部尚書、會軋清宮災、宇因率諸部寺言、近知軋清宮災、累朝列
聖寢息之所、一旦蕩爲灰燼、臣等歷考前代、如魯新宮災、漢凌宮
災、未央宮災、史猶書之以示戒、今日之變、誠有出于尋常者、况值

正陽之月、謹按五行傳、王者論道不篤、或耀虛僞、譏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乃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故災變之發、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若委諸氣數、漫無警省、其或警省、但以言而不以行、以文而不以實、竊恐天意猝未回也、近年以來、陛下眎朝勤政之禮、尚爾疎略、經筵講學之典、未見頻繁、國本當建、而宗藩之簡召不聞、名正當先、而義子之寵榮益盛、番僧異端、常留禁寺、優伶賤役、猶侍起居、皇店設立、盈耳怨嗟之聲、邊方拘留、馳心戰鬪之事、京師土木之繁、與南京織造之供費、凡此十事、皆今日之重且亟者、陛下思所以消弭天變、宜莫先于此、伏願復眎朝之常規、舉經筵之舊典、選

宗室之賢以備眷注黜義子之名以別嫌疑逐舊僧斥優賤罷皇
店遣邊兵停止京師土木之役取回南京織造之官擇簡賢能修
舉職業庶可變災爲祥疏入不報乙亥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
務條陳六事一嚴操練以修武備一禁占役以肅軍政一革冗員
以寬民利南京龍江關皇城都城各門內府甲字等庫近年以來
添設內官內使數多擾害軍民商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如龍
江一關乃京師商賈必經之地今守關官員增至二十七員進關
使用橫取于常物價騰湧于市肆商賈嗟怨于道途其都城門之
攘取至于賣菜之貧人其皇城門之求索至于擔漿之細物守庫
者立茶菓之名解納者苦錢糧之費皆以公適可辦私賄難酬以

致府藏不得克盈。拖欠不能完納。近年累經題奏。未奉特旨裁革。益肆荼毒。罔有忌憚。伏望特勅內外守備官。查遵成化以前事例。炤數存留管事。其餘添設者。查行革退。庶幾民害可除矣。一買戰馬以振軍威。南京各營買補馬匹。舊例椿棚租銀。轅合七兩買補。正德九年增添租銀二兩。後仍炤舊。不許增添。近來南京地方馬匹甚少。價直甚高。卽今九兩買補。尚且贏小。不堪騎操。若復減至七兩。勢逾難行。查得弘治年間。奏准買補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十二兩至十五兩。莫若通融區畫。以合時宜。椿銀固難更改。租銀則可增添。合無量加三兩。待後地方馬多。價減。另行奏處。一定船差。以便進貢。南京錦衣等衛馬快船隻。國初止爲操江。

禦侮而設。後以京師器物取給南京，遂以馬快船隻裝運。亦一時通融暫處之計，非原設本意也。查得快船原設九百五十八隻，奉例減退一百五十隻。馬船原設八百一十七隻，奉例減退二十一隻。中間有朽爛漂流，造而未完者，有遭風沉溺，車壩損壞，而甲餘俱逃者，有因公差夫私船回原籍，而查拘未到者，是以船隻日益減少。其薦新進貢，除歲例炤常應付外，近又巧立名目，比舊加添。又有不時取用物料造辦等項，多用至五六十隻者。及欽差等官往來應付，差使日益浩繁。夫甲日益貧耗，甫歸之席未煖，而後差之裝運又行。前次之債未償，而後差之幫錢隨繼。往往逃竄他鄉，父子不能相顧。至于沿河一帶，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人力竭于

送迎。夫錢苦于誅求。其被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請于薦新進貢等項。一遵。昭先奉欽定。則例。差撥。近年奏討增添者。量行查革。其欽差往來。則少者一二隻。多者不過三四隻。其取造辦等項。則少者七八隻。多者不過二三十隻。驗給裝料道等官。務要查數定扛。不許過違舊例。如此。則船夫驛遞。俱可少甦矣。一修船隻。以便差用。南京各衛快船。先年俱是工部出價成造。後以所造多不堅固。奏准工部支價。本部委官成造。續又奏准工部出銀七十兩。本部出租銀二十兩。併變賣原船舊板銀十兩。共得銀一百兩。不知快船成造。必得銀一百五十餘兩。然後堅完可用。小甲陪補過多。徑為貽累。合無行令工部量添二十兩。本部量添租銀一十兩。庶得

工力易舉而少免賠補之患。及炤南京內官監孝陵衛等衙門所
取蘆柴搬運磚瓦共該馬船三十餘隻。被各該官員索要幫錢數
多人。夫不得安其生。船隻又爲蘆柴所壓。多致損壞沈溺。深爲未
便。若將快船炤前量添價銀成造。其舊船不便變賣。存留本府通
融措辦。改造區淺船隻。以爲裝載蘆柴等項之用。其各船撐駕人
夫。合行江淮濟川二衛。備查各字號船隻。有遠年事故。徵造未起
者。暫將前項船隻查炤字號編補。所有解到各船人夫。就令炤號
編僉撐駕。待本號船隻徵造完日。另行區處。如此則快船之成造
易舉。而馬船之差用有餘。一事而兩便矣。時番國烏思藏傳聞
西有童子記其前生事者。以爲活佛。上遣使迎之。事上疏極論

其事。祖宗不絕番僧，不過屬靡遠夷而已。南京御史林有年以言事被逮，宇論抹得釋。上巡游無時，宜大之地往來數矣。又復事干關陝，以伐虜爲名字，乃上疏言：「天命人心，累數百言，無不剴切。是時前星未耀，中外危疑，疏乞早建皇儲，以安定宗社，俱不報。」已卯宸濠之變，喬白巖參贊南京機務，方寧藩逆謀，聲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白巖口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游燕寔以觀形勢之險要，而外若不以爲意者，人以爲一時矯情，實有費津謝安之風。喬公在南京，與聞宸濠之謀久矣，欲觀形勢，何待此時？然此濠與留守太監劉瑯交通，欲取南京，宇廉一着自有可用之時。得其實，卽偵誅其往來者，并制瑯不與同事，多執間諜梟之江岸。濠計頗洩，至安慶爲守備楊銳敗之。濠怒曰：「安慶一葦爾尚如此，况南京乎？」且聞喬尚書甚有備，將如何也？乃殺方士數十人，謀退

濠之不能
東下以此
喬公知人
哉

兵是夜西北風甚惡，舟纜盡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鄱御史王守仁所敗。先是，宇視機務，密得濠反狀，又知指揮楊銳有才略可用，乃署爲安慶守備，誡之曰：「安慶、南京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則速來告賊，至必欲攻安慶，攻則汝死守之。未幾聞變，銳果能成其功。」十二月，上南狩，至則叛逆已平，遂受朝正。丁行在，初有旨命百官以戎服見，宇獨以爲南京禮儀一體，豈容有異？遂朝服率諸臣見。先是，劉瑯謀爲宸濠內應也，太監廖繼之姪指揮鮎持兵率家丁分佈城中，瑯復托爲察奸，執無罪者殺之。城中人情惴惴，南御史楊必進等以聞，有旨罷瑯，令南京閒住，鮎還原衛帶俸。至是，宇及內外守備官復言去惡不盡，恐貽患未已，請明正瑯。

餽之罪乃命執瑯餽赴錦衣衛錮候宸濠至日鞫問鑿亦責令陳
狀時倖臣江彬怙權寵勢焰傾人統邊軍數萬扈從屯處京城懷
不軌心宇以雅量鎮服其邪彬始亦欲搆宇使人搆摭其事卒無
所得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
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
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
所求爲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彬所領皆西
北勁兵皆力拳勇宇知彬所恃者在此將謂南人必不敵也先期
命于南京各營教師中取其短小精悍者百人爲與謀一日與彬
會彬誇其邊兵之勇宇曰試令與南兵角可乎彬欣然宇因佯令

制變不可
無此作用

召管兵遲之不至。宇曰：姑與吾與。隸試邊人，見其短小，意頗輕之。然南人甚矯捷，方接武踵其脅，或觸其腰跨，北人應手仆。彬大驚，爲之沮喪，異謀稍折矣。邊兵行游市中，強買貨物，宇隨地令諸人搏之，大爲所挫。因而歛跡。朝行宮司業景某，腹大而矮小，不便俯仰，稍失朝儀。彬卽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其衙門官。景荅云：司業。彬曰：司業亦是應拿人數。宇卽應聲曰：是南京國子監堂上官，因免拿問。武皇自牛首歸時，已深夜，彬傳旨開聚寶門迎駕。意不可測。宇堅閉不納。武皇竟宿于報恩寺。大都彬謀所至，宇輒有以禦之。彬竟不能爲禍。是時南京守備內臣王偉，幼爲武宗伴讀，上素與之狎，言無不聽。而宇先與之結，遂得從中調護。

使彬之譖不行也。及駐蹕既久，倡九卿臺諫，凡三上章勸回鑾。九月，上還京師，扈從至揚州歸。辛巳五月，考績錄前功，加柱國太保兼太子太保。七月，詔拜吏部尚書，辨論官材，總統百度。杜請託錄遺逸，至于君子小人之際，尤加意焉。賢必進，不肖必退。中外翕然稱之。世宗入承大統，銳意圖治，甚倚重之。宇亦忠勤，靡勑一請蚤昧朝，一請免差官織造，雖新政無可言，而宇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也。革弊興廢，効力尤多。與刑部林俊、戶部孫交、兵部彭澤協心輔政。癸未，王會之期，裁革冗濫至二千餘員。前此未有也。時方以迎駕功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京山侯。皇親邵喜爲昌化伯，蔣翰爲玉田伯，俱與誥券。子孫世襲。元等俱疏辭不允。兩京言官交

章請慎名器保全戚里聽元等辭封別加優寵上命吏部擬上
爵名字言國家典禮賞罰必揆大義衆之廷論其有國是未定人
言未協者必審異從同以求至當元等恩命宜如科道所言聽其
辭免上不能從時上頗事齋醮宇乃率九卿言陛下詔書
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摻訪內府宮觀出入引誘之人
華善世真人爵號及新建寺宇盡行拆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
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內建立壇場溷竇明神煩勞聖體不可之
大者也且天生聖人爲天地神人之主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
神人之和應之卽如往者禱雨祈雪之事皆跡陛下下一念精誠
隨感隨應何必佛力可以禳災道經可以修福今天災屢見四方

多警民窮歲凶官無贏積而齊官賞賚日增月益此其去正德末
年復能幾何臣等切爲陛下憂之疏入上皆報曰覽卿等所
言具見忠愛至意朕已知之遂封皇親壽寧侯張鶴齡爲昌國公
加慶陽伯夏臣爲太子太保封都督同知陳萬言爲奉和伯給諫
券世襲授萬言子紹祖爲尚寶司丞字言果朝大臣戚屬無生前
封公者惟壽寧張巒沒後贈昌國公今以父之贈而封其子非創
也若萬言之封伯比巒已太驟矣而子授尚寶又巒諸子所無者
祖宗之法具在皇上當世守之以垂萬世上報已有成命
甲申以災害乞退優詔留之旣而大禮議起字言今日之爲議者
有二禮官之議欲考孝宗爲隆正統存所後者父子之名桂萼

等之議欲考 興獻帝爲厚私親存本生者父子之名但重所厚者有拂 皇上未安之心重本生者適中 皇上易從之意此國是所難定也臣等切惟 皇上以長子入繼 武宗之統必以孝宗爲考而後 憲祖之大宗爲不絕此所謂以義起禮合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者也今之爭論不決者獨于名稱之間欲求父子兩全而無害耳臣等復有一說我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言載在 祖訓萬世不易今之大明律亦 聖祖所定者考其服制所稱則所後者固名父母所生者亦名父母蓋有本生二字以冠之則於所後有別猶存一本之義也伏望 皇上遵 聖祖律文定擬名稱於 孝宗稱皇考於 興獻帝稱本生考降殺輕重

釐然自別。庶幾正統之傳一本之義。君臣之分。父子之名。可以蕪全而無害矣。亡何。又率九卿合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桂萼。張璁。霍輅。黜譴馬明衡。李本。陳逅。舉措異常。中外駭愕。夫以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曰効忠。寔累聖德。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陞爲尚書。百餘年來所未有者。請收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萼。璁。疏入。報聞。遂抗疏乞休。歸樂平。始買地建宅。徜徉于山林中。朝事更不言及。戊子。詔以前議禮之罪。冠帶閒住。字爲前少師楊一清門生。聞一清卒。從一二僕跨蹇赴之。經紀其家事而還。南京父老識者舉手加額曰。活我公也。多遺之以禮。悉不受。歸感疾。于是年十

月卒年六十八字從學楊公于京師時楊公爲中書舍人善談經
天下名士多從之游因而成者甚衆字特爲高弟旣而舉進士又
從李文正東陽游益肆其力于文字間其所友者海陵儲公確晉
江蔡公清毗陵邵公寶和順王公雲鳳葉城石公瑤德行道義漸
摩者深焉爲文不以蹈襲爲工出入六經深沉郁都自成一家有
克家稿若干卷其爲詩始擬古作後擺落陳詞往往多自得語樂
府雄雋有作者風氣性嗜山林嘗歷雲南中上恒霍登嵩華海岱
搜奇抉隱人莫之及在南京林壑之勝無所不覽亦無不有題咏
通鑑書有二李之風晚精鑒賞名畫古帖一見別之家居淳儉所
用皆陶甕之器衣履惻惻與寒士角而延接儒雅如恐不及見嘗

常如已出見不喜怒形于色卒之日識與不識嘆息泣下宇長身
偉貌聲如洪鍾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拔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
遽色待官屬有禮取與練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
臣之體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太常氏曰烏頭附子殺人也良醫用之則起危拯亟奄人爲執
守身之士若將死焉惟恐去之不遠而達權之士或借之爲用收
功甚捷姑毋論遠楊文襄非張永不誅逆瑾喬莊簡非王偉不制
賊彬有世道之責者反諸內真有忠肝義膽絕不以身家權利起
念則雖有所要結以濟社稷之艱危何害其爲正人君子也烏頭
附子又烏可棄而不錄哉自漢唐末造嘗合衆正以攻君側之惡

矣。親。暱。疎。隔。其。數。不。勝。也。惟。以。親。暱。禦。親。暱。則。其。伺。情。慾。投。喜。怒。
力。敵。勢。均。又。濟。以。人。心。之。公。度。不。濟。矣。莊。簡。于。文。襄。爲。入。室。豈。其。
授。受。有。自。乎。然。莊。簡。獨。不。交。逆。瑾。則。知。其。交。也。必。非。以。身。家。權。利。
起。念。者。矣。于。揚。銳。足。以。徵。其。知。人。善。任。則。其。銓。部。之。用。人。可。知。矣。

王恭襄瓊

王瓊字德華山西太原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弘治四年陞本司員外郎理易州廠六年署都水司郎中治漕河九年改戶部陝西司郎中有治才留心國計凡舊卷條例悉錄之以備稽閱十二年陞山東右叅政十四年守制十六年補河南左叅政十八年陞河南右布政正德元年陞兩淮整理鹽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二年取回改總督漕運未任陞戶部右侍郎三年改吏部宦瑾欲用瓊尚書許進不從三推皆不用卒用瓊已調南京吏部四年改南京戶部右侍郎丁憂六年起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賑恤畿甸山東地方七年陞戶部左侍郎八年陞戶部尚

書屢乞罷不許十年改兵部尚書御史高韶論瓊不稱詔謫瓊乞
避位疏六上皆不許十一年又三乞罷不許加太子太保十二年
以山西邊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一月以兩廣軍功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十四年以應州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十五年十月轉
吏部尚書十六年夏五月下御史獄謫成綏德嘉靖六年以禮部
侍郎桂萼薦七年起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西軍
務十一年改吏部尚書是年七月卒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
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司郎中歲久撫按時
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益弛瓊典漕務申勅判丞毋聽撫按
檄漕政始肅先是河防埽草積數足贍幾年量裁徵數草不積腐

民不困徵。贖午用益。廉仍議年徵十分之三。折銀儲官帑。積二年。贏銀三萬有奇。都御史議補軍糧。瓊曰。河漕重務。費缺孰供。急徵之。民民益病。孰不給。御史移防河木材葺學舍。瓊檄縣官曰。亟昇材回漕司。供缺須時。謂瓊識體。泊漕三年。凡漕河里步近遠。開坐丈尺。漕舟木材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漕治。按志以稽。不爽毫髮。皆服瓊精練云。瓊理鹽政時。私鹽行。官鹽壅蔽。瓊檄清強官。一人巡察滄瀾。從運河而南。伺私鹽捕之。一人巡察襄鄧。民貨鹽出境。捕之一人。巡察淮海。鹽徒千百爲聚。勦捕之。鹽弊爲清。乃議輸粟法。議量課中鹽之法。議商人買餘鹽之法。皆未行。議者惜之。瓊在戶部陝西司。於貨泉出入數目。素熟練。嘗著論。謂國初制親王。

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加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之一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于親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較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十一二歲，卽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繼。

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以月給米石。比之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又不得種田納糧。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又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故在戶部于邦儲歛散酌盈濟縮。不尚同。亦不求異。凡非常干請有違成憲者。執奏不易。苟可以厚宗室利官民者。亦

弁州考誤
訓寧使心
腹蕭瓊而
彭偁至因

調停行之人服其心計。邊師乞糧。草瓊屈指計曰。某倉時糧幾何。某倉峙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養餽也。何重索。邊帥駭服。不敢橫乞。瓊蒞兵部。冠至。瓊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截某關。隘某防某奔突。某輸餉。某紀師助。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問瓊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泥。故邊帥不窘。東易以策助。先是左都御史彭澤在院時。嘗與言官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瓊以語寧。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瓊因招澤過。匿寧屏後。瓊激怒之。澤果大罵。寧繇是銜之。會土魯番知瓊與澤有隙。誣奏澤激變番夷。以啓邊釁。下兵部議。

留飲挑之
使罵

瓊因劾其擅命遣使納幣失信致啓邊釁乞令法司按寔議罪會
多官議戶部尚書石玠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
可也事須再勘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
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不能奪奏上朱寧營內旨除澤名
瓊善結權倖故遷兵部不二年而進三孤武皇單騎巡邊朝士
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瓊
曰上偶出遽嚴兵如有壬人以據國爲譖禍立作矣乃馳奏行
在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土
馬皆集行在又請遣命太師一人開闢河間近保京師遠控得魯
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剽掠之人備嚴盜賊又檄蔚州都御史

人言晉漢
通濠河乃
沮議

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瓊嚴兵要害爲危蹕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
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
于邊服。按堵如常。瓊籌畫鎮定之功也。禮部廷議建儲居守。瓊曰。
斯議也。古則有之。我朝有祖訓在。衆默然。吏部侍郎王鴻儒曰。
遠謀也。匪夷所思耳。大學士梁儲曰。預建儲議。邪謀也。不可聽。乃
罷議。是時宸濠陰交賊。臣朱寧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朝臣陰主
焉。故儲力沮其議。大學士李時語霍韜曰。儲有社稷功。外人不知。
謂是也。是時儲執議于內。瓊正議于外。姦謀乃寢。湖州孝豐縣湯
麻九反勢頗猖獗。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下兵部議。瓊呼資本
入至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耳。本處差數十火夫縛

之可也。何必奏報。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卽當
論罷矣。賁本人回傳瓊言。時皆謂湖州江南重地。朝廷不爲處分。
豈置之度外耶。倘賊勢蔓延。猝不可撲滅。本兵甚爲失策。賊聞之。
恣意刼掠。不設隄防。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
浙。瓊卽請密勅廷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廷光卽命憲副彭某潛提
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擄掠回。相聚酣飲。兵適至。
卽時擒斬無一人脫者。使朝廷命將遣兵。彼負固拒命。淹頓日久。
不但勝負未可必。縱勝而勞兵費財。亦已甚矣。至是人始服瓊之
籌畫云。初南贛鎮撫非人。兇民羣聚爲盜。焚刼州縣無忌。遠近效
尤。凡在虔楚閩廣接壤。無非賊巢。瓊薦王守仁巡撫其地。及守仁

請便宜行事。衆笑爲迂。屢不報。瓊慨然曰：朝廷此等大柄，不與此人用，又誰與？故覆議報可。於是時已爲宸濠計矣。旣而太監畢真謀于近幸，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亦寢。南贛諸賊悉平。詳守仁傳。十四年正月，守仁乞致仕。當路素忌之，欲從其請。瓊力言不可。從留之。會福州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作亂，瓊知江西寧藩必反，召主事應典曰：此小事，不足煩守仁。但假此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耳。爲我具一題稿。旣成，具題勅守仁查處福州叛軍，及給事中徐之鸞等疏宸濠不法事內閣。楊廷和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泄。近給事中孫懋議遷。

已見後議
與和傳
天孫

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如議行之廷和默然已而宸濠反南都
告急人情洶洶有陰持兩端卜成敗爲從違不敢正名曰濠反者
有云王守仁任數其去留不可必者璦會聚于左順門獨曰璦子
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爲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復
十三疏詔削濠籍屬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飭伯方壽祥
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翼南京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
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廣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
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慎防瓜州壩傳檄諸路但
有志臣義士能倡旅擒反者封侯且令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
五府掌印僉書卽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其

增侯爲某部主事人告瓊曰外間人言若此而公堅持此議倘有
不測滅族禍也。盡別圖之。瓊曰王伯安我能保其無他且其才足
辦此不久捷音至矣。何多慮爲。不旬月守仁果摘濠。旣而江彬許
泰尅蹕北還。將進伯爵。下兵部曰應州之捷彬忝上勛進秩二級。
瓊曰左都督上無級地。執不上議。內閣徑勅吏部封彬平虜伯。泰
安邊伯。凡軍功封侯伯。繇兵部議請。乃勅吏部非例也。彬泰欲借
兵部議爲地。瓊雖不能沮其封。國法猶恃以存云。辛巳春。駕駐通
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張甚。召九卿往。都下洶洶咸云彬且謀逆。
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無敢詣者。瓊曰瓊備位大臣。天威
咫尺。敢不覲乎。卽日詣通州主事梁焯。詣霍韜曰江彬擁兵駐通

州人心寔危。獨王大司馬不畏人曰。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大司馬反佩印往。與彬和同如魚水。而彬卒不敢動。不知何術也。韜曰。彬獨扈蹕。邪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故屬兵部。大司馬往。彬卽邪謀。將士不皆從。大司馬居中陰制姦變。係將士望。彬安得逞。大臣制變之略也。抑亦勇智合德者能焉。武宗彌留。閣臣楊廷和已定計擒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卒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瓊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彬遂成擒矣。旣而罷歸。會土魯番侵擾甘肅。起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瓊督兵擊敗之。先是撤馬兒罕。天方國土魯番哈密四處夷人各遣使人貢。未及廷獻。而土魯

番旋來寇邊，故御史陳九疇議將吐魯番哈密貢回夷人羈留不
山以觀其變。迄今二年，虜心未悛，瓊乞請通行驗放出關，仍宣諭
番酋令其改過自新，用示柔服之德。兵部覆議從之。瓊又以甘州
等衛所倉糧先年設郎中總理，雖經革去，須有責成。議將原任涼
州分守道移住莊浪，分管莊浪鎮羌一帶倉糧。原任甘州分巡道
移住涼州，分管涼州永昌鎮番古浪千戶所倉糧。甘州管糧僉事
紹舊管理甘州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千戶所倉糧。肅州兵備副
使就近管理肅州衛鎮夷千戶所倉糧。西寧兵備副使就近管理
西寧衛各監督管糧通判等官，稽考出納，禁革姦弊。及一應軍馬
屯田夫站事，報可。時虜寇莊浪，瓊分部諸將于要害遮擊之前，後

斬首十數級、所獲戰馬夷器甚衆、未幾虜復從紅城子入掠、會三
原主簿解賞軍銀布、猝與之遇、遂被害、都指揮袁英以守備不設
論死、瓊上疏言莊浪東西二路虜衆夾居、出沒靡定、追之則望塵
遠遁、稍閒則乘虛復來、加以山路險巖、倉卒聞警、趨避無及、故凡
公差官舍、經行客旅、必軍人防護、乃保無虞、袁英委守甫及十日、
方聞虜報已卽出境追逐、與坐視者不同、况奮勇先登、摧鋒陷敵
者、未蒙寸帛之賞、而變生意外、防禦稍疎者、遂以潔文律之、其于
功罪之際、曷繇勸懲、乞寬英罪、而錄諸將之功、恤陳亡者之家族、
張文明死事之節、庶恩施溥而邊人勸矣、得旨、獲功人員、令瓊犒
賞、陣亡官軍、厚恤之、仍行巡按御史將所獲功次查勘明寔奏聞、

其有隱匿失律情弊、指實參覈、袁英所犯、其原情議奏定奪、張文
明給銀十兩、以爲營葬之資、明年套虜入寇、統兵三萬出花馬池
禦之、斬首六十餘級、提聞勅賜獎勅、尋以功加太子太保、瓊又言
沙州番酋帖木哥土巴、故我朝罕東左衛屬番、爲哈密羽翼、甘肅
藩鎮者也、後以避土魯番侵犯、竄入肅州、以窮歸我、勢不可絕、今
宜順其情、諸部落內附者、以其半居白城山、半居威虜城、仍簡精
銳四百人、每季百人、更番隨我軍操練、令都督日羔刺統之、既可
以羈縻虜衆、亦可以和輯夷情、其曲先叛將牙木蘭雖稱降、而妻
子尚在番中、今棄之、則不仁、留之、近地、則非便、惟徙之遼東爲宜、
上曰、然、諸未盡事宜、總制鎮巡官仍熟計以聞、牙木蘭情爲難

測其徙置湖廣以防他變俟番情歸順哈密興復之日再行議處
初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累求通貢尚書王憲遣貢還夷人寫亦馬
黑麻普哈力等五人往諭之不報至六年八月普哈力一人偕其
使馬黑麻虎力嫻翁詣闕稱貢又潛令牙木蘭入寇牙木蘭不從
乞降乃羈馬黑麻虎力嫻翁等于肅州七年寫亦馬黑麻等三人
來索所羈貢使復令虎力納咱兒入肅州標掠游擊彭濟逐斬之
瓊以所斬虜首示馬黑麻虎力嫻翁責以大義因械之下獄至是
始遣把提滿可等獻還哈密城池及前擄去人而欲索取牙不蘭
馬黑麻虎力嫻翁普哈力等因以邀賞且云若不從必大入寇瓊
引諸夷伏階下諭以朝廷威令釋馬黑麻虎力嫻翁等令赴京朝

貝牙木蘭故非番類朝廷已安置他所矣其哈密夷衆付故都督
大拜烟答男米兒馬黑木管轄之未幾速壇滿速兒復遣滿刺米
來書詞頗遜瓊曰賞犒之命與把提滿可等同回乃上疏言番酋
永通往復四年今始順服但夷情叵測矧亦卜刺盤據西海大虜
住牧近郊使設備不蚤噬臍無及臣已悉計防守矣臣又以爲曩
者番夷自與哈密爲仇故不殺其貢使遷置兩廣邇以守臣失計
乘隙犯順故暫羈留之今旣許其通貢萬一不悛則當斬其使懸
之藁街傳示境外足以泄憤至欲脅求牙木蘭必不可與若其再
來納款惟當量爲賞賚然此皆非臣敢專議惟 上裁斷 上命
兵部會官議奏瓊又上言臣聞漢克國奉命西征曰願至金城圖

上方略。蓋百聞不如一見。閭外之事。難以臆制。遙度故也。臣嘗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密土魯番事宜。皆親身履歷。見真而議當。可謂國是矣。向已會奏。而未見允行。故今紛紛迄無定論。其言曰。今議土魯番占據哈密一節。有已然之迹。有當然之理。有必然之勢。撫之以恩。而彼志益驕。震之以武。而我力先屈。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不爲之釋備。逆則禦之。而不爲之勞師。此當然之理也。處置得宜。則遠服而邇安。處置失宜。則兵連而禍結。此必然之勢也。蓋兵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羣十有九荒。而食不克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驅而入。滿載而還。彼

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援。而進無所資。彼合瓜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饋餉難通。五也。况哈密地界羣虎之中。今若大發兵糧。遠冒險阻。強驅亡命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疆。是送羊入虎口耳。掣兵而歸。則彼難獨立。留兵以守。則我難久勞。皆必危之道。非自然之策也。竊謂莫危於戰。莫安于守。忠順王之紹封。勢宜加慎。土魯番之求貢。理可俯容。索還城池。存我繼絕之名。而漸圖興復。宜諭酋長。開彼效順之路。而嚴加隄防。選任將帥。而責其成。蒐補卒乘。而養其銳。專官運粟。河東以濟乏糴之急。募民廣屯。

塞下以濟足食之源。俟我無不修之備。而彼有可乘之機。然後惟所欲爲。徠瓦刺。城瓜沙。興哈密。裕襟喉。西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臣等反覆勘詳澤等之議。知其明智時務。深加嘆服。乞勅兵部蚤定國是。以便奉行。下兵部議。尚書李承勛言。唐澤原奏。固深合夷情。但機不可先設。變不可預圖。用兵禦夷。惟在隨機應變。要非畫一之法。可以持循而世守也。今第令甘肅鎮巡諸臣量度事勢。從宜行之。詔曰。可。初兵部以土魯番變詐多端。督撫官論奏先後牴牾。請令瓊審處。且練兵積糧。稍爲征勦之計。至是瓊上言。制禦西夷。與北虜不同。拜命禹班師。誕敷文德。七旬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燉煌。即今土魯番哈密。

沙州之地自漢以來悉通中國。我朝自洪武永樂通貢不絕。臣願
皇上遠法舜禹。敷德格苗。近守祖宗懷柔遠人成法。以罷兵
息民爲便。若兵部所言夷情變詐多端。先後論奏牴牾。皆未明悉
此中機宜。且起送夷人。每起不過正副二名。保無他虞。卽有變擒
殺之無難。臣今不敢別議。疏入。詔如瓊議行。瓊又奏盟戎結好。春
秋所惡也。先年都御史彭澤納賄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一時諸
臣翕然和之。獨御史馮時雍言。番夷不開納款。乃遣使講好。以開
溪壑之欲。恐後來變故。難以逆觀。奏寢不報。後果大起夷衆。兵連
者數年。役民非時。春秋所議。先年都御史張文錦修築五堡。移兵
城守。一時諸臣亦翕然和之。獨御史王官言。當此財力困竭之時。

大興工役適足自敝、宜候豐年圖之、奏格不行、後來激成大變、夫
二臣之言、既不見采納于當時、及事敗後、又不蒙曲突徙薪之報、
乃反遭曲抑、時雍淹滯仕途、官被誣爲民乞、勅吏部查勘二臣別
無罪犯、特賜起用以勵庶官、章下所司、先是陝西洮岷等處番夷、
若籠板兒等、屢擁衆入寇、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
籠板兒及喇唧等族不從、乃分兵攻破之、若籠板兒二族焚其巢
穴、喇唧等族震懼、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
族、獲牛羊以千百計、捷聞、上嘉瓊功、降勅褒獎、鎮撫以下、賜銀
幣有差、瓊至陝西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奉約來入貢、北扞俺
荅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土魯番

侵暴但恐瓊去夷患復作咸請撫按鎮守乞奏留於是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巡按御史胡明善皆爲具奏留瓊又言固靖環蘭東西相去一千二百里止以一叅將分守且與鎮守都督同居一城防禦未便又蘭州見在修邊而礦徒未絕請以固原叅將移守守備當爲裁革固原總兵不宜下侵細事當如舊復設守備爲便又言平虜城威鎮堡五岔溝與沙湖黃河相連舊有溝渠年久湮塞自五岔溝西南至賀蘭山大水口并平虜城外溝壘俱宜挑濬深濶築堤壘高丈許臨山墩西有沙石處宜修砌石墻下置暗門并東路五岔溝墩亦置暗門以通哨探沿溝每三里蓋房一座爲巡軍棲止之所再于沿溝小大塔兒墩并新興墩各築一堡及將鎮

朔堡展築寬大查勘近山鎮北築堡無田缺水屯軍量移耕牧公私兩便其西南賀蘭山通賊路口舊有關牆仍加修築以防零賊竊入其鎮城西南大沙溝等處邊牆宜築一城堡撥軍拒守務使賊騎不得越軼永爲保障兵部覆得旨俱允行瓊言涼州衛軍三百人番休守洮州者宜存之本衛而以裁革洮岷叅軍所退臨洮衛軍補之爲是固原等處游擊將軍欲選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等軍三千克游兵常駐慶陽但河州臨洮秦州去慶陽千餘里及平涼與西安道里遠近不一遇警徵發每至遲悞宜止于左等三衛選取之而遊擊卽駐西安爲便其鎮守都督駐劄固原增官軍三千人自西原三衛固原衛二千餘人外別選安會二縣臨

洮府鞏昌衛鳳翔千戶所及鞏昌平涼二府土達民壯并召募舍
餘以足其數爲常但土達及召募者與正軍不同今乃與正奇軍
一槩調遣以致困累宜以原選西安三衛正兵發克游兵原選平
涼衛游兵發克正兵其各府土達民壯令歸本所操種其召募者
亦宜放歸原籍至若遊擊退回慶陽河州二衛游兵如舊歸環慶
河州各守備官部署其退回臨洮及巴韋參將退回鞏昌各衛官
軍則收入鎮守都督聽用若參將所退河南衛兵四百五十名則
發戍沙井驛苦水灣各二百人其餘還之本衛如此則守土者各
有正兵防禦征戰者亦有應兵調集此兩利之策也 上從之十
年壞奏計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

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因言二邊乃成化中
余子俊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其中。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
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牆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人。今當
先修大邊，毋得徒事補塞。必使岸塹深險，牆垣高厚。計用丁卒萬
八千人，乞發帑銀十萬。以今年計定，明年二月興功。兵部覆上，請
延綏鎮巡等官如瓊所畫舉行。報可。先于寧夏花馬池延綏定邊
相接地方挑挖塹壘六十里，防護鹽池，以通鹽利。又擬于花馬池
西北橫城壘一百六十里盡爲挑挖，以免空隙。又置下馬關門接
修邊牆一百八十餘里，起耐水堡。至蘭州因地形勢挑壕壘八百
餘百餘險以守，遣人率牛鞭之。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命

敘舞將士
之衝

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甚堅，功役亦不甚費，有羨餘二千餘兩，持以白瓊。瓊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寔西北要害，汝能盡心了此一事，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邊，卽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瓊每一巡邊，雖中火亦費百金，未嘗折乾燒羊數頭。凡物稱是，瓊不數辭盡撤與從官。雖衆頭目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則人人效命。瓊又言：「總制設自弘治中，專爲套虜計，非欲其盡轄幾千里之邊務也。今修理牆塹，東南自定邊管南山口，北至黃河岸橫城，延袤三百里，俱高深峻險，各營官軍可盡地而守，不必調集四鎮之兵。專事攻守，亦不必轉輸八府之粟，大用民力。總制官可能如祖宗防邊舊制，今陝

西延接寧夏甘肅各鎮巡官分守信地。得以自專。毋相牽制。爲便。
下兵部議。尚書王憲覆曰。瓊據要修邊。分兵防守。誠爲至計。但通。
聞虜入套住牧。勢必南侵。恐官軍權分。各鎮兵調集不便。上。
曰。卿言良是。三邊地廣。虜情叵測。防守調遣。事權必宜歸一。總制。
官設如故。瓊旣入爲吏部會北虜入寇陝西花馬池。鎮巡惶遽。請。
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本兵王憲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
機。衆皆不敢異同。獨瓊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當別有疏。卽。
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所陞畫防守頗嚴。虜必不能入。縱入亦。
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奔禦。不久自當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
遠勢。衆必軍用。增進。糧餉。實。難。細。轉。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費。

返耳臣以爲不發兵。雖兵難遣本兵主之竟發六千人命二邊
擊將之以往至彭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閣臣張
孚敬與瓊遇孚敬手賀瓊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見
亦甚奇矣卽于報捷本票旨賞瓊四表裏銀二十兩明年卒于任
贈太師諡恭襄瓊爲人多端任數御物往往陷于傾巧士亦以此
少之南海霍紹曰籍甲戌春舉進士夏六月歸嶺南辛巳入京公
已真獄矣不識公問曰晉漢何罪或曰結交宦倖溫封爵亂
朝政罪一也咸陽善類罪二也軍功濫陞罪三也籍曰若是宜戮
也越月籍任上事守職方閣舊牘嘆曰古有克己其王公類乎宦
者張永之弟張富張榮冒安化功封伯彬泰冒應州功封伯內閣
查勅兵部填紙尾惟曰如勅行而已矣濫無詞故事軍功封侯伯
兵部上論奏內閣據以擬勅富榮彬泰等封勅自內閣無關兵部
如口使倖濫封亂朝政內閣宜坐乃坐晉漢誣一也凡獻軍捷巡
撫擬奏巡按紀功兵部請覈實御史覆覈乃擬實典如曰軍功濫
陞撫按宜坐乃坐晉漢誣二也都御史彭澤以哈密叛職都御史

范鑄擅用賦黥官授兵符達問彭澤先效河淮川蜀之功勳與諸
情焉哈賓叛衆不得不黥法也范鑄擅用軍職罪在無將御史高
公部極詆公公任吏部遷公部秋乃
曰公賦善類誣三也乃辦公誣于朝

太常氏曰余嘗謂士患無識耳識之所至則才品亦隨之矣蓋過
一事而灼見其所以然所當然者識也灼見其當然而才有不足
辦之者吾見亦罕矣灼見其當然而爲之其品有不至乎如恭襄
者可謂其識之有未至耶逆濠之初在廷多爲之用恭襄獨否至
其謀逆也衆方洶洶恭襄獨曰監子素行不義倉卒造亂不足爲
慮竟如所料江彬挾武宗以召九卿九卿皆不敢往恭襄曰環
衛位大臣天顏咫尺敢不親乎卒以削形之逆此其識雖廣智之
士味易能也奈何委身權倖決裂恩愛而不顧此其識何在哉

論品也。豈其急功名貪富貴之念。有以蔽之乎。嗟嗟。以恭襄之才。識正所謂。雖欲不用山川。其會諸者。何必枉道以求。而後合哉。吾不能不重爲有才識者慨也。

彭少保澤

彭澤字濟物、陝西臨洮府蘭州衛軍籍、湖廣長沙府長沙縣人、少慷慨有志節、尚禮學、初爲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爲先、提學戴珊甚重之、成化二十二年舉于鄉、赴會試、方二場、竟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卽束裝歸、朋輩或勸其終場、澤曰、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弘治庚戌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員外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苟不吐、屢勘大獄、當人心有恃勢毆殺人者、澤論抵罪、或爲之黃緣祈脫、適勅遣中貴偕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澤執不可、或以朝廷欽恤意爲言、澤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刑部侍郎屠勛應詔薦之、十三年以達虜

犯邊上攻援三四策、當事者忌之、出知徽州府、招延羣士入學、勸農佈種、禁游惰奢僭、條格井然、十五年、以守制去、民不忍釋、正德元年、補真定府、政務寬大、不爲小節、開廣學校、作育人才、公事之餘、日進生徒授易、郡有奄宦竊政、或云當附之、澤卽具一棺于堂後、曰、吾身豈附人者哉、卒無交、三年、陞浙江副使、五年、陞叅政、尋進河南按察使、所在砥廉隅、而氣槩稜厲、各著聲績、六年、適東缺、巡撫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未至任、值流賊劉六等部下趙風子邢老虎等縱橫劫掠、勢甚猖獗、於時澄平日久、民不知兵、猝然盜起、所至望風奔潰、河南尤甚、攻破虞永項城沈丘西華上蔡西平確山鞏襄夏邑商水舞陽陽武鄆考

昨城延津寶豐、唐山、泌陽、息縣、光裕等州縣殺戮守土官兵、圍燒房屋、刦掠金帛、發煖墳墓屍骸、地方受害極慘。裕州同知郁采率義兵力戰死焉。親藩及守臣俱告急。兵部議令宣大遼東諸將、邵永等率兵分道赴之。而簡命澤與延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務。澤言十一事、一擒斬賊首劉六、劉七一人者、授世襲千戶、賞銀千兩。而各賊計奸跡秘、非一人所能辦、宜炤例分首從如十人共擒首惡一人、則爲首陞賞如格、爲從者或給銀百兩、五十兩、或授鎮撫百戶以下世襲職事。一舊例斬強盜三顆、陞一級、今賊之兇狠較前尤甚、請自今斬獲一顆者、量陞署職一級、不世襲、二顆陞世襲署職一級、三顆者陞世襲實授一級、一寬宥脇從者、已令自首免

罪而招降賞格未立故官軍輕于殺降而勝從者不敢解散宜令軍衛有司官軍人等招撫賊徒十名准首級一顆以上通加仍送紀功官審驗發附近官司加意撫卹俟事宜各遣歸家仍復三年一斬首惡賞格已重但強盜能捕獲其黨亦得免罪依賞格給賞宜榜示劉六劉七齊彥明劉三趙風子邢老虎諸賊首自相擒斬請官授首依律施行或再議處發遣一死事知縣段多等已荷卹典而城不失守能保全生靈者其功尤在馬上宜查勘軍衛有司官能竭力守城攻圍不下者一日量陞一級以上通加不得以城外鄉村被刦擄其功一軍官臨陣退縮及不用命者都指揮以下已令軍前斬首而總督監督提督奏帶人員率多驕肆阻壞軍法

武恃強奪買首級宜一體以軍法從事一有功官軍宜于軍前優賞以倡勇敢請造虎頭銀牌鑿應陞署職一級授一級賞格如遇有功紀驗明白先行給散俟奏報命下齎赴軍前陞賞一副叅等官臨陣不得擅斬軍士多棄將領以逃宜令千總把總所部各五人爲伍編定牌面填寫年貌如有臨陣退縮視將領敗衄不抹者副叅等官就令督陣旗牌及巡視人員拘掣牌面擒赴軍門送紀功官覆審將先走一伍軍士連坐死其餘軍士量加重治營隊官軍炤例降級克軍如奮勇救護成功者雖無首級亦炤例量加陞賞一奮勇當前斬獲首級而死者往往處以陣亡常格甚或與退縮被殺者無異孰有樂于致死自令陣亡官員貴令將領查審果

係奮勇當先卽引赴紀功官領審以應擬陞賞銀牌給與故官子孫執炤一山東湖廣山西陝西南北直隸俱與河南接境鎮巡以下宜俱聽移文一體把截戰守其有功罪查炤節制事體施行一舊例武職五年一推選文職三年一考察今河南盜賊充斥而軍衛有司貪酷不才橫肆誅求驅民于盜請令臣同撫按官查訪貪酷素著虐害軍民者炤例革職甚者提問下兵部會議以聞於是尚書何鑑等議以斬獲強盜論類陞級招降賊徒計名准功城守不下計日陞級并給賞銀牌預鑒賞格似失太濫餘從所請澤因督諸將分兵截殺大敗賊衆斬獲無算賊夜奔商水倉惶不能渡官軍將併力蹙之因紀功御史雷宗力勸諸將朝崇府稍爲遲延

賊因得渡商水、勢復熾、破西華、郟陵、即城扶溝、尉氏、長葛、洧川、中牟、新鄭、鄭州、滎陽、滎澤等處、至河南府、賊逸我勞、副總兵馮禎戰死、然賊亦散去、提督紀功、鎮巡等官、隱匿朝王、誤事情、定止以馮禎陣亡聞、澤因奏西平之捷、御史雷宗以嘗任汝陽、故取道汝寧、欲假威重、以耀故治、覆軍殺將、乃由于此、且宗妄預軍機、受藩府賄、當正其罪、都御史鄧璋亦奏、辨謂汝寧之行、阻宗不從、而僉事孫磐固請偕往、知府畢昭僉事王欽等因而留宴、兵部乃請令督理糧餉、侍郎黃珂及紀功給事中殺勅得旨、遣官校執宗送鎮撫司考試、餘令紀功科道官遠問、分別情罪、輕重、以聞、賊自河南之敗、徑奔汝寧、澤與仇賊分兩路將進、勦斬獲甚多、其擒男兒見獲

即前節制
山陝湖廣
巡檢之策

寡婦兼勝追逐趙鳳子兄弟就擒劉王走死賊由東南北直隸
猶張甚河南寇獨平捷聞上降勅獎勵以功陞右都御史尋加
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起刑部尚書洪鐘被論徵還命澤
湖廣四川等處軍務澤言討賊事宜其略謂蜀盜兇狡非增兵
將不足以折其蕞謀請選京營長箭神鎗手一千統之以都指揮
張洪指揮解恒調河南鎮守總兵官時源所部千人及陝西洮岷
等衛官軍二千合源洪假以領兵名目庶可制賊又恐賊窮蹙必
奔雲貴請令兩省守臣嚴兵防禦并聽節制總兵楊宏雖被劾罷
尚堪策勵可仍留之軍餉則宜再發內帑十萬以員外郎張嘉謨
主事馬應龍調度價格亦宜視擒斬劉七等例而行兵部議覆澤

言多可從、惟京軍不必遣、宏已罷歸、洪留別用、詔是之、乃令源掛
平賊將軍印、克總兵官、提督四川軍務、延綏衛指揮同知嚴勲、克
遊擊將軍、協同討賊、發太僕寺銀五萬兩給之、擒獲廖麻子者、賞
銀五千兩、世襲指揮同知職官、陞五級、餘皆如奏、源復言、步兵已
疲憊、請還鎮、更選千人以從、許之、未幾、廖麻子等率其黨千餘人
僞降、巡撫都御史高崇熙等信之、請散遣其衆、處之臨江市、遣副
使張敏等買田造室以授之、賜復三年、兵部議從其請、澤又言、狡
賊難信、給事中安邦亦言、宜防變詐、復下兵部議、令澤等察其誠
僞、以爲撫勦之宜、廖麻子等勅所司、覈管從之、新寧賊以爲誘已、
遂執敏、屠殺數百人、是時、漢土官軍悉罷、澤與副總兵時源奏請

益兵乃調延綏兵千八百人陞指揮同知杭雄爲署都督僉事統之聽澤源節制以崇熙僨事不俟命罷兵逮赴獄敏等革官帶并鎮守三司掌印官皆令戴罪殺賊澤因督總兵時源等兵進討累敗賊遊擊將軍嚴勲追至漢州平壩賊夜走黃連壩衆潰爲二喻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瑄追之廖麻子奔羅江嚴勲追及于劍州之清林口棄馬奔山拒戰爲勲所射而傷焉邊軍黃四兒等爭撲之斬其首澤等以捷聞賜勅獎勵各陞賞如例澤奏四川流賊敗滅但餘賊首王老人王長子等二百餘人奔入通巴山恐其遺患他日已委官搜勦期于盡絕所獲功次送紀功官造冊奏繳兵部覆議未獲殘賊宜令澤等協力追捕四川地方濶遠保寧開遠等處

各宜添設守備一人各處村鎮緝會總小甲巡歷流民未安置者
查荆襄舊例處置務令得所漢中即陽或有曠地可設官守者議
處奏聞詔俱從之九年邊平羣盜以功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
澤奏請班師詔澤仍暫駐保寧澤乃疏辭總制止以常職行事先
是已詔澤回京矣有懷趙鐸劉千斤故事皆緣班師太蚤通黨復
亂爲害者復有是時澤總駐漢中駱崧祥諸盜果復熾竟藉勦平
會土酋番速壇滿萬兒率衆分掠剽木等城其帖木兒又言河西
太饑窘人死且半甘肅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
者他只牙木蘭虎力滿魯等亦虎仙滿刺哈三日夜聚謀侵甘
肅番文宗帝將遣兵討之澤奏言臣聞河西牙木蘭與窩赤

虎仙等事何也。唐時，唐肅宗皇帝在靈武，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爲交結，肆行反間，然亦事與哈密爲仇，未敢窺嘉峪關也。甘肅巡撫都御史趙維禎、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言不可允。乞紹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廷議推澤總督川陝等處軍務、經略甘肅地方各鎮巡官俱聽節制，且請命澤檄調廷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達賊，請勅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禦。有功之日一體陞賞。澤自謂久典軍務，又陝爲鄉土，且已用都御史鄧璋總制及咸寧侯仇鉞皆可任，遂引疾上疏辭。詔不允。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澤總督。且澤貫陝西，不宜本貫公。」

幹給事中王江亦以爲言。皆不報。澤復議處四川地方三事。一添設關隘。以嚴巡察。蒼溪縣八字堡。火井壩二處。宜各設巡簡司。防守雲陽縣鐵漿巡簡司。宜改設于五溪壩。更名五溪巡簡司。達縣明通巡簡司。宜改設新設太平縣。提調一簡練官兵。以肅武備。四川官兵久不練習。今後領兵官員。務令時常整搦。守禦地方。州縣僉選民壯。相兼會操。以備調用。川北川東二道。守巡官宜令攜家久駐要害地方。往來督視。一量增驛站。以蘇民力。廣元縣問津水驛。宜改爲水馬驛。添設馬匹。以節龍潭沙河二驛之勞。內江縣安仁驛。改入縣城。以便迎接。從之。澤抵甘州。上言甘肅等處。素稱強鎮。頃緣將領貪婪。坐困軍士。以致弛備喪師。請侵尅糧四百石。草

八千束銀二百兩以上者處斬以徇不及數者永成邊有千方鎮重臣者勅治兵部覆議從之時值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索金幣澤以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令通事與三都督賁幣二千銀酒器一副贖取哈密城印奄克字刺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讐不肯去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城池與滿刺哈三澤因奏通事馬驥等往工魯番要以重賞其首速壇滿速兒悔過效順乃付哈密金印及城池命都督滿刺哈三寫亦虎仙掌守之召監守頭目火者他只丁還仍獻所奪赤斤衛印哈密王速壇拜牙卽尚匿于其弟把巴又營因其兄弟不睦故未釋也必量給賞令頒之族衆以相和輯事乃

令彭公不
還或猶能
善後

就緒兵部覆議以請詔都御史鄧璋先將有勞之人量加犒賞仍
責令原遣通事馳往撫諭務令釋速壇拜牙卽還于哈密其賞賚
事宜悉具以聞巡按陝西御史燕澄言總督總制事權相妨於是
命澤還京陝西地方并哈密一應事宜俱令總制鄧璋以理澤遂
回掌院事是十年三月也澤言給事中羅方御史劉成德各奏稱
胡世寧克軍胡守約爲民干法未當切惟君天下之道親親固所
當先而體羣臣之義殊不可廢宮中固所當厚而府中之正法亦
不可偏今世寧以忤宗室守約以忤內臣致遣官逮繫詔獄復加
重譴而寧王之事竟付不問史宣之罪亦從寬有似于體羣臣之
道有所未盡官府之事少有異同故言官在章論奏蓋公論之不

容泯也。况世寧先任知府，循良有跡，守約任縣，撫馭有方，是其平日有功可錄。宜俯從言官之請，將世寧等依擬復職，或量移一官，俾得效用。庶于公論協孚，情法允當矣。不聽。旋命澤提督東西兩路邊關，署都督同知金輔都指揮陳珣克遊擊將軍，率京營七千餘人防禦虜寇。時猴兒李誘虜衆將南侵，以僧法順者爲間諜，守關卒獲之。巡撫都御史臧鳳以聞，下廷臣議。故有是命。癸卯，以虜遁班師，召澤還都御史。臧鳳李贊仍住各關防守。十二年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復據哈密，寇肅州。遊擊將軍芮寧率衆出禦之，敗沒。先是夷人之僑居肅州者，名阿刺思罕兒，失拜煙哈之屬，多土魯番姻黨，而爲亦虎仙尤桀黠。名雖內屬，寔與速壇滿速兒交。

通凡土酋番之羈連壇拜牙郎及據城奪印以要重賂皆出其謀至是以事忤速壇滿速兒將殺之乃求火者他只丁爲之解許賂幣千五百疋期至肅州界之且暗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滿速兒悅乃遣寫亦虎仙及其婿馬黑木入貢以覘虛實因徵其賄守臣以隨貢頭目火者散者兒爲火者他只丁弟懼其爲變乃併其黨虎都寫亦羈之甘州而督寫亦虎仙出關虎仙懼弗去火者他只丁遂復誘奪哈密城請速壇滿速兒移居之分兵脅據沙州糾衆入寇至免兒壩軍與叅將將存禮都指揮王榮王宗各率所部往禦之寧先進至沙子壩遇賊賊以大兵圍寧而分兵綴存禮等令不得合寧勢孤援絕遂爲所敗死焉一軍皆沒凡七百人賊旣敗

我軍又遣斬巴思等十餘人、以駝馬至肅州、詭言乞和而陰遣阿刺思罕兒寫亦虎仙等書、約舉火爲內應、兵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執阿刺思罕兒等并斬巴思付獄、令通事毛鑑等防守、鑑等故縱之、令其黨通欲伺隙而逸、時方聞寧敗、城中洶懼、及賊薄城、軍士皆出戰、衆夷果欲爲變、九疇備嚴、不得發、乃戮鑑等數人、于市以徇、并繫其通謀者二百餘人、賊久駐無援、恐謀泄爲我所乘、遂遁去、守臣上其事、且言先入貢夷使宜隨所在羈之、而巡撫都御史王光亦劾諸將失律罪、并及鎮守太監許宜、總兵官史鏞、都御史李昆、兵部議覆得旨、宣鑄昆降劾切責、存禮等俱戴罪殺賊、自效、仍令舉文武大臣有才略者往經略之、遂命澤提督陝西等

處三邊軍務鎮守寧夏右都督郤永克總兵官尋傳旨以太監張永總制提督孔學監官神鎗兵部尚書王瓊奏速壇滿速兒譯以許段匹爲詞辭多狂悖請查究煙許失信之人軍中事宜聽提督太監張永等從長議處勿執原議詔是之澤請以太僕寺寺丞吳廷瓚義勇後衛署都指揮使解恒等四十四人從征許之未幾甘肅副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奄克孛刺等敗土魯番于瓜州斬獲七十九級乃遁去又與瓦剌相攻遣書求和巡撫都御史以聞且請罷兵于是澤與太監張永等皆止不道總兵郤永先發今暫駐甘州近地俟事寧乃還王瓊劾澤欺罔禮部尚書毛澄力拔之澤竟罷爲民詳見瓊傳十六年御史楊秉忠奏瓊害澤罷免乞起用

余意各部
皆宜然

澤以從人望特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澤又請率本部
諸臣將各司政務自正德元年以後內外諸司及言官所建白奉
旨允行者率分臚列編寫成帙次第舉行上嘉納之初都御史
楊一清議修卑夏花馬池至靈州邊牆不行而寢士民失望至是
澤言邊牆當修不止一清所奏爲然卽諸邊鎮若薊遼宣大固靖
甘肅等地宜悉下守臣親爲經略度遠邇視高下迫農隙責才吏
程工飭材務濬築之使牆垣高厚溝塹深廣墩臺鞏固足爲經久
之計已而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姚謨請修三山堡定邊營等處
牆乞發內帑三四萬兩爲催役之需上皆可之澤又言山東河
南湖廣江西福建四川陝西山西及南北直隸地方賊寇未息乞

勦諸司精練卒伍遇警卽厲力疾戰有匿不以聞或練兵委非其人者不輕貸其屯塞河池毀淤者鎮店關市墻垣傾圯者及時繕治仍立保甲令蚤暮伺察毋得縱奸有犯者連坐庶幾姦宄可弭又請申飭隣近瀕海諸守臣撫理苗蠻申嚴海禁以杜釁端上俱從之澤又言陛下首頒明詔裁革冗濫繼因舊邸諸人曾効勤勞各陞職級槩致禁近中間多許世襲臣願聖明念明詔裁革不可反汗勿以藩府之私勞致妨天下之大計通行前後隨駕來京官旗所陞職級炤祖宗非軍功不襲例止許各終其身著爲令申上曰業已許之第不爲例司禮監傳奉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地方守備倒馬關太監楊金調廣東市

船司官事御馬監右少監安川守倒馬關傳倫牛榮取回南京閒
住澤言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害尤甚夫楊金鄭斌安
川行事廉靜與否臣雖不得與知但傳倫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
滿又榮嘗被劾或知警畏若新任者餓虎之欲甚于飽虎況交代
之際迎送供應爲害實多今顧驟傳更替此非各官夤緣鑽刺焉
有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拿問明正其罪仍將倫榮各加戒飭
再戒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傳奉更易庶舊任得安
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恥之愆疏下內閣擬票大學士楊廷
和等亦以爲言上曰卿等言是楊金鄭斌安川俱不差亦免送
問傳倫牛榮令昭舊用心辦事如或生事害人聽撫官指寃糾劾

今後各處鎮守守備等項內臣果廉靜老成者不必頻數更易尋復傳旨以張弼劉瑾分守涼州居庸關復以澤等論奏已之嘉靖元年奏定武舉條格至今行之時原任四川巡撫胡世寧奏分守太監趙欽不法澤覆如世寧奏因請罷鎮守諸內臣得旨欽降奉御安置南京餘黨下吏分守仍推補時錄定策功封拜恩廕太濫澤言近者封拜恩廕多至五十三員官爵太濫今學士楊廷和等懇辭之疏至四至五尚書毛澄與太監蕭敬等具詞至于再廷和見紀雖准辭伯爵改廕指揮費宏雖准辭指揮改廕千戶俱日久不敢拜受而毛澄與蕭敬等屢蒙恩旨未見賜允臣等切見諸臣之疏皆出由衷况節經言官論奏咸以爲宜聽其辭乞諭諸臣

免之懇切俯從科道論奏之類仍痛革錦衣衛所官員冒濫之積弊將楊廷和等量加別項恩典以爲大臣忠誠之勸其費宏毛澄以下分別等第係文職者量應得文職係內官者量賜優賞皇親已受封爵者子孫弟姪俱不必槩受武職并令世襲其前項內臣中如有同心協力平定禍亂者量磨一官止終本身以旌勤勞庶于朝廷崇德推恩之盛典諸臣秉忠戒滿之本心兼盡而兩全矣得旨稍裁初命二年御史史道外轉僉事劾大學士楊廷和吏部尚書喬宇論道挾私妄言乞正其罪上下之詔獄澤亦奏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史道所構引嫌乞休大臣人不自安因劾道嘗力採奸黨訐奏王瓊張宏陸完自知素行不齒士論猥以

搏擊富路爲名、眞奸人之雄、不可不治。旣而科道文章劾澤、沮塞
言路、澤疏乞休、奉旨卿所論關係國體、非有沮塞言路、其安心以
副委任。澤又言給事中張僑前劾尚書趙璜、欲伸徐景嵩私怨、僑
自劾乞休、且曰公論在天下、揚之不能高、抑之不能下。澤所誣不
足辨。顧澤倡禁言之說、得罪天下、貽禍不淺。上曰言官論是朝
廷、未嘗有禁。澤亦未嘗有沮塞。澤因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言
頃者僉事史道劾楊廷和、嚴旨下之獄。主廷和疏辭及彭澤誣奏、
則溫旨慰獎、諄諄數百言、信容悅之臣、塞敢言之路、非聖世所宜
有。疏下有司。御史朱寔昌言澤因道之奏、又緣是爲考察之法、以
阻言路、是因墮而廢食、惡水之泛濫而欲障之也。因論澤富一面

當時如此
處分議論
迭息

之寄則有餘處本兵之地則不足南京科道彭汝寔等亦以爲言
給事中李學曾等御史汪珊等連章極論澤阻言路吏科奉旨勘
詳言澤與學曾等所論皆是言皆過激陛下已鑒澤之忠矣宜
促使視事科道進言者人各有見仍聽自陳事當合奏者仍聽連
疏上是之詔澤遵前旨供職科道言事如故務秉公直無自疑沮
澤言團營兵弱亟宜簡練臣衰病不能兼理乞改命大臣一人專
其事又宣大山西邊務侍郎臧鳳提督而不稱總制非所以重事
權宜易勅與之團營兵宜命武定侯郭勛更番嚴練以備徵發侍
郎李鉞總制三邊勞績頗著久任則有成功天下兵備必慎選才
者一方戎政所寄用之以備諸邊巡撫之掇不當循資及徒用謹

愿之士。上命澤仍總營務。其宣大提督仍昭原勅。八月。上命兵部授舍人蔣昶錦衣千戶。吳振武愛俱百戶。澤上言泰等固皆戚屬。但去年已封蔣輪伯爵。蔭蔣珊蔣壽錦衣指揮。今無故加恩泰等。恐恩典太濫。不可示天下。不從。九月。以疾乞休。上以澤老成練達。方切重寄。不允。復屢疏乞致仕。上曰。卿先年總制勞績茂著。起用以來。精忠體國。特允所請。加少保。寫勅獎諭。命馳驛還。月給米三石。人夫四名。歲時以禮存問。六科給事中黃鍾。十三道御史潘倣等。交章留之曰。澤竭忠効勞三十餘年。初征河南。再征西蜀。皆抵平定。入掌內臺。風紀大振。正色立朝。姦慝屏迹。偶以疾辭。而遽許之。甚非委任老成之意。方今盜賊未息。虜報交至。富有

事之秋而遽棄有用之臣惡乎可哉疏上不聽蓋澤之去實爲兵部尚書王瓊所擠舉朝雖惜之而不能留也

太常氏曰彭司馬迅掃河雒川巴之賊何其易也經略哈密誠爲失策以戎夷之貪利變詐豈貨賄所能結而使之永不渝盟者乎蓋中原之盜以無賴行之非有節制亦非有大志也始驅市人而當其鋒則張如豺虎召勁兵以扼其吭則如摧枯折腐之易矣爲司馬雅有執持止鎮守之數易論恩典之大優有大臣之風焉其請將各司政務建白所允行者犂分臚列編帙舉行更切實用余以爲并所報罷者亦宜附著不當行之故于其間使讀之者知前人皆已審其得失不必更爲無益之條陳矣

張文忠孚敬

張孚敬初名憲，字秉用，浙之永嘉人。父昇，凡三娶而生孚敬，生負異質，動止不凡。及長，貌秀偉，美鬚髯，有大人度。踰冠，舉鄉試。孚敬產不能中人，而恢廓從性，動止若大豪。築羅山書院于姚溪，聚徒衆，其中與講治經術，旁析時務。孚敬于書，鮮所不窺，而尤精于五禮。七試春官，不利。將謁選吏部，御史蕭鳴鳳善日者言，得孚敬干支大異之，曰：「母選。」屈指曰：「從此而三載當成進士。」成進士，卽與人主若一身，傾動海內。世無比孚敬者。乃強歸，及其成進士，則年四十七矣。世宗自興來，卽帝位而議追尊其父，興獻王與母蔣妃時少師楊廷和居首，無要禮臣議以「上入繼」武宗。武宗

文忠亦具
終弟及之
文兄矣

于上兄也不當後卽後孝宗而稱皇考孝宗之后皇太后張曰皇母武帝曰皇兄而稱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王妃蔣曰皇叔母興國太妃而別封益王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以承獻王祀頗引漢唐事爲據上意不懌字敬乃奮上疏言上旣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孝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則自有子奈何舍獻王弗考而考孝宗使獻王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不能決姑報聞于是連駁禮官疏乃令合議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王曰本生父獻皇帝時字敬已去爲南京刑部主事復上疏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

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大禮、武岡自孚敬之疏上、舉朝揶揄之、母有與往還者、乃上則心益動、而士大夫如南京兵部侍郎唐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汝、都督府經歷黃綰輩、亦稍稍爲議及疏、如孚敬旨矣、久之、尚未決、刑部主事桂萼、時方自邑令遷、亦具疏力伸其說、因悉錄孚敬前後疏上之、朝奏夕報、可且召孚敬、萼二臣入廷辯、道拜翰林學士、部院大臣給事御史俱言其不可用、不聽、翰林自學士以下、羞與孚敬等爲僚、俱乞骸、亦不聽、孚敬等復上書論萼、皇考聖母諸禮悉從之、明年進廟街議、俱擢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桂萼字子實、鉛山人也、前孚敬登第者十歲、三調邑令、頗潔廉、卹民而好剛、使氣與上官忤、

必此一舉
而前議之
正始見

被旨行自簡者再三而得解。葦素非與孚敬善，既言禮合而回貴，
幸乃相繼。屢上疏攻首輔費宏，而推楊一清一清亦虛懷待之。明
年孚敬乞歸省墓，且陛辭矣。上忽使中使止之，遷兵部右侍郎，
轉左侍郎。時費宏欲有所屬于尚書李敏，敏弗能應而病甚乞歸。
孚敬卽上疏言宏刦制鉞不得行志，邑邑且死，而葦所以醜詆宏，
尤不可聞。宏旣去，葦遷爲禮部右侍郎，尋與孚敬俱兼學士。禮兵
二部侍郎之得兼學士自孚敬葦始也。獻王旣以稱皇帝復
稱皇考而諛者遂欲宗之列祀太廟，孚敬葦與禮部尚書席書
力爭之而止。時故有妖人李福建者，正德間以命游江南而至是。
武定侯郭勛所善客曰張寅，自云家山西，善丹竈之術，且能使鬼。

此則近于
遵令

與其子皆以輸粟得指揮使、及省曹掾、還山西而遇其鄉人薛良、
曰、此故李福達也、首之御史馬錄所獄具、而侯助爲之居間、錄併
劾助、助奏辯、上疑之下、法司重讞如錄擬、上益疑其與錄比、
而傾侯助、屬字敬署都察院、時桂萼已爲吏部左侍郎、俾署刑部、
而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悉逮法司、尚書顏頤壽、左都御史聶
賢、大理寺卿湯沐等、廷鞫之、盡反其獄、坐錄等皆永戍、而顏壽等
皆罷職有差、而張寅之爲福達與否、竟莫能明也、皆召對內殿、賜
聖書獎諭、予二品服、金花帶、而以獄事出、字敬手益愛重、且念御
史縱非璵、莫能制、旬日間進、字敬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俾
仍兼都察院、而萼爲禮部尚書、獻夫亦代萼爲吏部左侍郎、尋賜

事商術也
非此無當
明主意第
私交畢能
絕否

此亦迎合

孚敬等銀記各二孚敬曰忠良貞一總怗糾繆等曰忠誠靜慎繆
怗糾連孚敬念以書生片言當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稱舉大
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不復恤議怨其馭
御史一以威時時有所糾按然亦不至毛勢而性特廉介等外示
緩而中寔險急皆以考察請令給事御史相論糾上從之以是
益失中外心時首輔一清議散館欲留陸燾等數人爲翰林而
上難之孚敬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留私士而一清成之勿留便
上于是出燾爲給事中三四人得御史餘皆用故資選補皆恨
孚敬切骨矣明年孚敬與等加太子太保孚敬獨辭以上未有
太子官不當虛設遂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孚敬候道左上

迎合太甚
矣

奇其貌而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余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玆賜玉帶
蟒衣上既以追崇獻皇帝后得愉志欲錄以成書而孚敬爲
總裁韓等副焉既成進之名曰明倫大典孚敬進少傅加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韓已爲吏部尚書加少保太子太傅
方獻夫亦加太子太保霍韜進禮部尚書獨固辭不受而熊浹黃
綰以下皆驟貴矣孚敬乃下詔罪狀抗議者楊廷和諸大臣削奪
官爵有差桂萼之爲吏部尤私其所厚善而修睚眦怨遂故咎萼
都御史某萼知府某遣戍獨以名薦魏校爲國子祭酒屬使代疏
艸其條對及經學時政往往精深當上意孚敬間者覺不如知
而意恨之而校與新建伯王守仁爭名不相下萼爲之搆守仁奪

忘得意滿
乃其本色
傲處

卽此黨亦
易生嫌隙
矣

世爵而授入侍經筵，忤旨改補太常，尊亦不能抹也。當爭敬之於內閣，上愈傾向之。所寄問往還，月以十數，間稱字及號而不名。楊一清雖居首揆，以老成爲上，所禮重，然信之不如孚敬深。而桂萼自吏部入居孚敬下，孚敬氣益發舒，下視六卿，莫敢與抗。乃至輕一清，亦不復修後進禮。萼有所建白，往往爲孚敬所抑屈。萼亦以氣凌之，用是俱恨孚敬。而一清亦自與萼隙，三人鼎而相牴牾。上聞亦厭之，而孚敬復上疏，謂三楊以後，好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污無恥，習以爲常。復以閒廢有年，陰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懲悔。前軌來而復去，尤且陰爲後圖。其人日輕，其勢日重，且不知何緣止推首者一人，餘皆唯唯。小有異同，旋加擠斥，乞聖明嚴

論母得懷奸設險詭隨便已意蓋指一清也。于是一清奏辯謂孚敬惡姑能遷之攻之欲臣擬重處而臣不敢聽以是恨且傍及孚敬他語乞骸骨。上兩為溫旨以解之而于一清尤厚。前是陸粲為給事中有所建白一清擊節稱歎謂而家敬與不過粲內感一清國士知而禮部侍郎徐縉次當柄用素事一清而為粲座主時以。上意語粲謂且厭張桂而武定侯郭勛帥營務時中貴人張永久廢一清以其知兵要孚敬共薦之與勛同為帥遂訐發勛貪汙迹俄而永暴卒中外頗疑中毒于是言官擊勛助故以大獄事獨感孚敬而嚴事之于藝則否藝亦數密攻勛且謂孚敬實庇之至是。上下御史擊勛章于一清言孚敬私勛必曲據勿聽也。

一清泄之縉縉以語榮。而是時桂萼尤爲公論所不齒。會給事孫應奎疏論一清雖練事而尚通多私。故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孚敬雖博學而性偏傷于自恃。尤勅厲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桂萼則梟鵠之資。桀驁之性。作威福。援黨與。政以賄成。事多阻擾。使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不可留也。上頗是之。于是一清疏辭。上優詔勉慰。于孚敬萼疏。各有策勵語。一清乃復上章辭。謂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孚敬萼與以動捷也。而給事中陸粲果有疏論孚敬萼罔上行私。專

一意奉公
守法之效

以納賄擅作威福廣報恩仇因指摘其罪狀而謂孚敬雖狠戾自用執拗多私其術尤疎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迂中寔深刻忮忿之毒發于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上乃深責孚敬萼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創悔資後用萼革保傅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仍許孚敬馳驛而罪陸粲以不蚤奏聞逮下緹騎獄杖謫荒裔居二日榜示朝堂明孚敬功罪且戒中外毋得更加辭訖孚敬既陞辭而上密諭一清謂孚敬可還之閣否一清言上欲還孚敬故當第渙汗大號甫揚庭而遽改之非所以取信天下少遲孚敬至家而後召可也上乃止于是曆事霍韜上疏力攻一清謂其納賄壞紀專權悞主大罪因自劾乞歸上溫旨留韜一清

猶存厚道

並永嘉竟不放過耶

上疏辯。上亦溫旨諭留之。而意已移矣。乎敬行至天津。而上使人以璽書召還。復職。上疏辭。優詔不許。一清亦三乞休。亦不許。霍韜以省毋給假。因復爲桂萼辯。寬而攻一清。時一清之所薦者中貴人永。旣用以黃金器。酬一清。永死且葬。其家復以黃金器乞一清爲志銘。至是事亦發。上乃報韜。謂一清居內閣。輔臣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非大臣體念。係耆舊法司會奏處置。旣法司議上。乃令一清自陳。而乎敬三上疏。密引一清贊禮功。乞賜寬假。上允之。許致仕。陛辭。令馳驛。予金帛從優。一清歸。復有旨追所受張永金。而悉奪其官爵。一清大恨曰。老矣。乃爲孺子所賣。豈非天乎。邑邑疽發背。卒。又四年。而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二年。贈太

以得失爲
患者不禁
摧折如此
此永嘉欺
君

保謚文襄桂萼亦以是月復故官致仕。上何召還職。然氣黯然。竟
其身不復振。復請告歸。病羸卒。而孚敬益獨見任矣。乃上疏請求
節行道義。足以服人心者。寘之首。而臣居其下。上嘉其退讓。下
其章於所司。時國家優外戚。至有一門三侯者。有一公一侯者。皆
得世封。其封日以繁。祿費日以冗。而功臣爲之解體。安昌伯故外
戚也。而家請封。孚敬謀之吏部尚書方獻夫。俾引唐宋故事。如長
孫無忌。郭子儀。曹彬。皆以大勲挾椒房。然封爵不及世。而安昌伯
等乃世乎。孚敬白之。上悉議從。華其見封者。僅終身人。以爲快。
上嘗諭孚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謬也。擇一
宗室近而賢者付之留守。使孚敬議。孚敬言。高帝以親王領宗

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機。政。者。久。矣。臣。不。敢。奉。詔。然。自。是。能。得。
上。意。數。數。言。中。貴。人。之。使。者。多。貪。橫。爲。國。蠹。賊。上。具。悉。其。狀。
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數。後。先。殆。盡。孚。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
惜。人。才。求。民。隱。諸。事。上。悉。嘉。納。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
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註。皆。發。之。孚。敬。天。下。欣。然。望。太。平。而。孚。敬。
又。自。議。禮。起。上。以。明。聖。述。作。爲。已。任。事。取。孚。敬。裁。決。大。者。若。分。
祭。天。地。南。北。郊。又。別。爲。朝。日。夕。月。壇。于。東。西。郊。費。大。司。農。金。錢。以。
鉅。萬。計。細。至。武。弁。燕。居。冠。服。之。制。毋。不。有。所。更。定。獨。于。文。廟。易。孔。
子。像。去。王。號。識。者。猶。以。爲。宜。而。至。減。樂。舞。裁。邊。豆。表。天。下。惟。人。主。
尊。而。儒。者。不。謂。然。孚。敬。行。之。不。顧。也。孚。敬。之。始。名。璵。至。是。而。以。嫌。

上意只本
周人尊記
后復以配
太宗配文
上以配上
帝意

諱請改至再上爲易今名字義恭手書賜之西第成以獻皇帝
遺墨扁其堂侑以白金十鑑絲幣肥腍上尊故所讀書姚溪書院
微特命有司新而廣之賜名曰貞義其堂曰抱忠孚敬于居第復
爲崇閣以奉誥勅御札名之曰寶綸居第延袤可二里其土木工
石一資之官凡孚敬所議上無不合而獨郊祀配天之禮稍抵
牾初上不欲太祖太宗並配而定以冬至圓丘用太宗
配孚敬等議謂太宗功德並太祖不欲離而去之禮則圓丘
重而大祀輕序則大祀先而圓丘後竊以爲不可三四往復甚苦
而孚敬執不可乃下禮部徑行之于是太宗始不得從祀配天
矣建南郊孚敬以閣臣知建造非故事也而是時吏科給事中夏

金人一得
上即造膝
不論恩德
矣

言重言故以議。皇后親蠶禮得幸。上賜四品俸。數言事見聽。乃論劾尚書方獻夫。進用私昵。而其大者。浙江叅政黃卿以孚敬之不悅而調黨。以平以孚敬之說而補。彭澤奸回。無故而改右諭德。又無故而起太常卿。因劾孚敬喜怒任已。好惡拂人。上雖留孚敬及獻夫。而爲停卿調。以平他補。孚敬乃上書力辯言之挾私。上溫旨褒諭而已。獻夫亦力辯且辭。上亦不允。乃復論獻夫。令卿以平調補如前。薄責言以解。夏言之議親蠶禮。實自孚敬始。以是孚敬與彭澤皆恨之。莫能間也。而上猶優禮孚敬。嘗召與禮卿李時對西苑。故仁壽宮議。皇后親蠶地。賜名醢。環饌出所草賦示之。俾和以進。次日復論孚敬。謂君臣之際。在朝夕。慎他則

文忠以此
爲已絕私
交之驗

猶家人禮然且漢文召見賈生語久前席迄今稱美朕冲昧世事
未經卿之于朕無異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他特其餘事耳卿夙
夜在公敬君盡禮昨退避太過恐非輔臣所宜夫輔臣與他諸臣
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以德義保其身體此則不可以朝之制
相與明矣今後卿有入奏毋拘時而來面相與計處俟性志有定
方可廣接他人酌別賢否朕又欲于今春奉兩宮豫遊後與卿輩
一遊以仰遵我祖宗丕訓乎敬復請慎選歲諸生與進士舉子
三途並用一切考覈課成皆爲嚴切亾所寬假監生詹祭有所恨
于徐縉縉已爲吏部侍郎祭乃摺據縉他事奏之下都察院乎敬
忽上言縉夜使人以黃白金珠請解刺入而捕之則已逃矣上

怒爲罷縉而特伸榮、孚敬之妻死、以繼娶告、上賜白金二鎰、大紅蟒幣四襲、羊八角酒四十餅、手勅以資吉禮、久之、行人正薛侃言、上春秋鼎盛、未有皇子、宜擇宗藩之親賢者一人、留之京邸、以俟皇子生而後就國、上怒甚、命法司會文武大臣臺諫廷鞫、前是孚敬已心恨少詹事夏言、欲去之、未有間、而太常寺卿彭澤孚敬客也、故與言爭爲都御史、有郤、而皆侃同年、侃嘗出疏草示澤、澤懷以語、孚敬謂茲事上所諱、而侃與言故善、若疏上而侃得罪、使之引言、則併禍矣、孚敬以爲然、而澤乃語侃、少傅甚善君疏、上當爲從、吏使必行、既有日矣、澤復報孚敬錄稿以聞、而且謂言寔使之、侃疏上、旣就鞫、備受五毒、不肯吐主者、累日詞不具、彭

澤從旁以微詞挑之，使引言。侃瞑目曰：「疏吾自具，汝謂張少傅許而趣上之，于言何與？」都御史汪鉉乃攘臂稱言：「寔使侃言拍案罵鉉，幾欲拳毆之。時孚敬猶在列，給事中孫應奎前揖孚敬且迴避，孚敬恚趣入閣，復具疏言狀。」上乃悉下言應奎、澤于獄，而命司禮中貴人侯勛、輔臣鑾等鞫其得狀。上乃出孚敬、二密疏示羣臣，而斥其枝罔。於是給事御史合論孚敬。上摘令致仕，而遠戍彭澤。輕薛侃罪，令爲編氓，赦言還職。自是連擢至禮部尚書。益貴用事，孚敬猶得馳驛歸。既陞，辭賜公服牙笏。御史張寅追論孚敬與汪鉉誣陷夏言罪狀。上爲擿寅以安之。孚敬歸甫五月而皇太后數問：「上張少傅今安在？」非少傅安得爲若母？于

是上復遣行人齋單書馳召孚敬遂趨命既至追論四郊工功加燕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以何彗星凡三見孚敬引咎避位不允時都給事中魏良弼規上待孚敬意稍怠乃疏謂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出東井姦臣在側孚敬竊弄威福驕恣專橫妖星示異惟其所召乞亟罷之以應天變報聞孚敬疏辯謂良弼濫舉京營武職臣見其掄揚過情下兵部覈寔罰俸兩月以是挾私報復坐臣專擅夫臣爲皇上守法顧來專權之毀而人之曲法媚人者乃獲得果之譽臣恐自是効忠無地矣上不悅亦報聞於是給事秦鰲復論孚敬強辯飾非媚嫉愈甚頃上諭以舉賢容衆同寅協恭今言官論列輒文致其罪而內閣同列亦欲以禍

機中之曰曲法曰媚人且票擬 聖旨引以自歸明示中外以
天子之權在其掌握上干天和下拂人情如此不去不治 上乃
知蔡忠諫而勒孚敬令自陳致仕同列爲之請恩禮皆不報僅平
馳驛其明年復召用以何以一品六年滿考再進少師時 昭聖
皇太后于 世宗有爰立之恩而 上所生 章聖皇后日益重
顧有所宴見 昭聖猶慨然以故事裁之 上忿忿而 昭聖之
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蚤倖橫行燕中所爲多不法既微
知 上旨恐甚而燕中少年以賴峰起爭持脇其金帛無笑後稍
稍不酬乃上變言其詛魔怨望大逆殺人事頗有狀 昭聖迫乃
因 上後宮有嗣息意屬節爲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

族其家乎敬固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
守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其對如初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
當論乎敬復上疏謂 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重
傷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 上悉責乎
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悔不從廷和事
敬皇帝耶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乎敬而乎敬意不已與少保
方獻夫復持之獻夫至謂 陛下居法官誰導以悖倫忍心之事
若此者 上雖不悅然難二大臣詔以秋報悉緩諸論死刑而終
太后及乎敬世延齡得長繫矣然乎敬意不能無修忤于言者
而吏部尚書汪鉉迎其意于魏良弼秦鰲等皆坐考察斥謫相繼

尊天子重
輔臣其勢
相因嫌疑
當避

矣。孚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

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楊一清、桂萼皆爲撫安計，

而孚敬獨持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孚敬薦劉源清、邵永爲

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間其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言乃以撫之，說桂、孚敬口矣。孚敬有子

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孚敬胡遽舍朕耶？

得無以夏言故邑邑幸寬之，勿與較。孚敬抗辯不置，且言向所與

同志，萼獻夫皆弱，萼又前死，而獻夫復先去，僅霍韜愎而好辯，誰

爲臣共大計者？因以疾力辭。上使太醫令舛視孚敬脉，已而手

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未寵茲，孚敬亦庶幾焉。其詳精

神加餐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乎敬感泣然疾益甚以死誓歸
上不得已乃許致仕賜璽書褒諭歲給八駟月俸米八石所以優
崇禮加于他相其初以上未有子嗣請廣選良淑以備六宮又
逾年而冊妃嬪禮畢孚敬表賀且問起居上乃遣錦衣衛千戶
劉昂視其疾疾愈卽馳傳入輔而別以手書諭之曰卿比以疾乞
還久切朕思昨賀表具悉朕躬平吉聖母康泰及擇原選淑女
內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且近矣先冊爲端昭二嬪河南
李氏京選馬氏補敬靜二嬪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謁陵禮奉慈輿
率后妃以從禮成又于四月之吉躬飾七陵遂作朕幽宮于長陵
左之陽翠嶺更名平臺山奉聖母舟還京今遣使昂視卿卿果

疾未愈，不煩以見。如稍可，卽星夜行，速見朕。副切思情，毋使朕眷眷無已。是時太廟宮殿及歷代訓錄成，孚敬皆以首功當遷賞。而孚敬行至處州，疾歸，再起至金華，復歸以皇第一子生，遣人賀表。上特賜金幣甚厚。諸在事者不得比。久之以疾卒。時上幸承天，聞之哀悼不已。贈太師，謚文忠。命有司治祭葬，仍護持其冢。孚敬子四人，皆官。遜志、遜臣、遜膚皆大。遜業以尚寶司丞教讀起，有才氣而亦不免夭。

太常氏曰：當時議禮諸臣繼統不繼嗣，一言定矣。然于統嗣二義猶未深究竟也。夫帝王相承曰統，父子相繼曰嗣。故論正統者自夏商周而後，輒以漢唐宋承之。雖異姓弗問也。所以爲天下之公。

也。嗣則必于父子之相傳。故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雖非已出。蓋取而子之矣。孝廟自有武廟爲之子。武廟不得子其弟。則世廟之考。睿宗而伯。孝廟兄。武廟人道之至情。萬世之公義也。帝王之稱。則全論統。不列承傳之緒。而虛擁帝王之名。然乎否乎。且睿宗未帝。則世廟可言繼。孝武之統。旣帝。睿宗而世廟後之。則武廟之統。已移何言乎繼也。天下寧有二統乎。則當時諸臣未之思也。已且殷室繼承三十三世。父死子繼。與兄終弟及者。幾半史不若其追封一帝。豈史之遺耶。典禮所關。甚大。彼時史臣不應疎漏如此。又豈皆同父兄弟耶。亦或大統有定。不敢以天下私其親耶。皆不可得而知也。

李康惠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承勛幼
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士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
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爲南京刑部主事歷戶工部郎中出
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承勛深略雄才撫
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淦執恭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
瑪瑙崖華林賊破瑞州承勛廣詞謀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
雪二纔還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承勛諭降健賊王奇約內
應夜引兵舉火爲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承勛卽上疏請
蠲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淞間執兵備吳廷璋總制俞諫請邊兵勦

賊承勛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領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承勛功誣承勛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卽訊廣信事曰會吏部亦舉承勛治績顯著起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承勛條陳邊弊其一閱畧太煩之弊謂閱視邊防祖宗舊制孝廟時委巡按御史三年一閱邇者建議不一或欲時遣一官或欲每年一舉項背相望更代爲擾乞遵弘治年例其一起解降夷之弊謂遼東夷人與北虜不同或親戚在我中國或華人被擄者慕義投順其情可原幸賜詳驗如果有因而來則留之否則矧例解京其一極邊科擾之弊謂開原地方

殘破已極。軍士存者十纔二三。而太監劉岑分守其地。重爲民害。宜亟召還岑等。缺亦不必更補。兵部覆劉岑已取回。其他言皆可采。上從之。戶部又覆承勛奏。請本鎮贖罪米石折銀以備軍儲。報可。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貳。我擾我。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兵籍存者十之一二。墻堡墩臺頽圯殆盡。自守將孫棠不遠烽堠。僅依城柵壕塹自守。而沿邊延袤數百里。皆爲夷虜射獵之區。至是承勛銳意修復。而患經費不足。請發太倉銀二十六萬七千三百餘兩。山東官府銀十萬兩于遼東。又召商中納淮鹽四萬一千四百餘引。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堠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

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爲阻固東園稍寧進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
初起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
加太子太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世寧提督
國營務惡郭勛驕縱剪其羽翼勛慙承勛欲併中胡世寧承勛辭
營務不允先是六月黃河水溢犇入運河沛縣地方泥淤填七八
里糧船三千餘隻阻不能進是時建議治河者詹事霍韜左都御
史胡世寧及承勛語詳世寧傳嘉靖八年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
騷動叅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承
勛與世寧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
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凡此皆破 祖宗

也

奪內監兵
馬尤難所
馬尤大不
止省冗食

法依城社坐耗國餉腹民膏血衆束手閉目莫敢呵問者承勛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承勛
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
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
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立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
歸奄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繇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
也上從承勛議九年大風晝晦上恐懼憂邊詔問之承勛條
陳備邊五事以北虜自去冬黃河凍後大半入套其餘尚在河東
則今歲邊患陝西最急宜大次之然勢有變更兵難遥制恐者或
以警戒而得安緩者或以晏安而召寇宜申飭各邊鎮巡等官嚴

謹隄防以戒不虞。一甘肅孤懸河外山少土多且逼于虜患不敢耕墾歲入不足必須仰給河東成化弘治間糧輸本色驛站編河東人應役以是河西富饒今糧改爲折銀分散有田軍餘糴買名爲和糴領價則扣剋而不足原數收糧則加耗而日增二三雖曰養軍其實害之其驛傳解銀頗爲兩便但毋令逋負以濟河西之亟可也仍宜每歲于常數外發銀二十萬兩令管糧郎中於河東蘭州糴買收貯以備河西不測之變又甘肅所患者回夷而今加以亦不刺甘肅舊患孤危難守而近歲套虜往返必經莊浪界內被其殘害必須別爲議處或設險添墩遠斥堠以清野使虜無可掠或聚兵截殺使兩寇不得交合爲莊浪患俱宜令總制鎮巡會

議以聞。一遼東薊州二鎮東北則海西諸夷西則朵顏三衛而朵顏尤近京都。往昔永平薊州不聞有警。自陳乾失律之後。花當之勢浸驕。其巢穴佈在紅羅山前後。與建昌營密雲永平爲界。然此地因彼駐牧。北虜亦罕能至。善撫之則爲藩籬之用。不善撫之則爲門庭之寇。宜行彼處鎮巡加意防守。犯順則勦殺以挫其銳。貢市則恩信以結其心。一雲南地方自安萬銓擾亂之後。軍民困敝。近聞臨安府盜賊生發。勢甚猖獗。安南國王素失人心。被伊叔專制。其國稱爲老王。邇者逐其應襲姪於老撾投住。已經彼處鎮巡官勘處。至今未有回報。內則盜賊頻起。土官僭亂。外則南夷不靖。邊釁將開。古人謂智覩未萌。况已著乎。宜行鎮巡等官彼此協和。

共圖政理。開誠布公。撫捕兼行。毋得輕率外交。納侮小夷。一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經制之常。可以預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不時之需。難以逆知者也。弘治以前。各邊糧料。皆百萬以上。蓋非一日之積。正德以來。費用殆盡。各鎮倉廩。皆空耗費。滋甚。且如平歲米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軍何得不貧。凶歲米每石值銀三兩。軍多餓死。乃如數給之米。無可買。而軍亦餓死。是官銀三兩。不當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求其可以濟今日之亟。而不大損于財。其惟預乎。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

第此輩皆
田小而大
以次通升
安能拘拘
分別

石大收或倍之比以三兩折米一石則在官獲三倍之利矣大抵
邊鎮米價不論豐凶冬月猶可一入春初日益翔貴商販以時廢
居率致巨富誠使帑有羨金米賤糴市運而給折于軍米貴則放
本色而積銀于庫斯官軍兩便而商賈無所牟大利矣以用材言
之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將以下又與大
將異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定材者爲上警敏識兵勢
者次之至于好名刻薄之徒決不可用其小廉曲謹避謗遠嫌者
非其人也大將惟貴其持重有謀能節制徧裨而不專于勇副將
守備固當選其勇然不廉則地方受害游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
軍銳必以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巡撫等官將原任副

參以下、從公開註、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
將領者、保舉擢用、其大將有不稱任者、科道指實劾奏罷之、奏入
詔邊備事宜、卽行諸司作速條奏、從實舉行、毋得遲悞、十年議耕
桑禮承助言耕籍視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率文具、不
足稱述、獨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
滋殖、刑罰罕用、伏望皇上取以爲法、用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
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卽思曰、
得無有製錦繡、導淫巧、以害女工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卽思曰、
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夫者乎、享玉食之豐、卽思曰、凶年
饑歲、得無有困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司以成獄上讞者、卽

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籍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近京邊海推而廣之。至于天下申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具。有害于農桑者無一不棄。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刑罰措矣。疏入。上嘉納之。時議郊禘又詔問承勛以剛經術順人心對承勛又條陳足食足兵八事足兵有四。一曰選京軍以壯根本。言京師爲天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子環列周防嚴閉將領必勲舊世官卒伍必壯勇精練器械必犀利鮮明。至于各營所分隸號稱百萬。國管所揀選號數十萬。今將張

卒徒武藝操演果皆得其人否乎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選其將領足其軍伍精練其器械然後緩急有賴蓋團營較之各營爲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重也二曰止操調以寔內地言永樂初調發各省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其後踵爲故事本地無軍可守前項班軍在京止備做工之役在邊止給將領之私于國有行糧草料之費于私有齎送科刻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以臣計之省行糧以催游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工人何慮邊軍之寡此班軍之調遣所宜革也三口足衣食以恤邊軍言戍邊之卒烽火斥候終歲不休鋒鏑死亾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卒勞逸百倍又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宜令戶部查議糧餉按月

支給不許將領剋減令霑定惠邊徼安則天下安矣四曰振紀綱以申軍令言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而紀綱不振願皇上奮軔斷申明軍令選將領東以什伍相聯之法明教化導以親上死長之義信賞必罰而痛革姑息之弊則威惠並行紀綱振肅矣足食有四一曰謹收納以清宿弊言各州縣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日玩愒廢時臨兌追併宜令所司申明舊制依期收納炤期起運二曰便輸納以甦民困言國家稅糧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賧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賧二三石者有之黑荳之類每石不過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歟

民之無逃亡死徙得乎乞通行南京內府及部院兌運等官同卹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一體叅治三曰定經制以裕國用今天下所入糧稅總若干經國之費總若干俱宜查其的數分爲二目務訪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通融議處撥彼補此務使所出不踰所入若有災傷蠲免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補足以備軍國之需其餘雜用一切不得靡費四曰致中和以感化機言今天下之財公私俱困矣其故何也大抵年不順成由于雨暘不時雨暘不時由天地之氣未和也推原其要則在乎人君一身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大而賞慶

刑威小而頓笑言動必協義理之當以致中和之極則何患雨暘不以時而萬物不得所乎故臣于理財之終篇以此爲 聖明獻上曰覽卿奏具見忠愛事關朕躬者朕自有處餘下所司勘議以聞承勛又條知人四事一稽寔跡以寔考語凡監司官填註官屬務悉心訪察據寔開坐每官必著心術邪正操守清濁年力壯衰才識長短務使情僞莫逃名寔相副一慎舉劾以昭公道凡風憲官論勘內外臣工務稽考履歷果干公論方提寔劾奏其貪污有實迹者不但去官必依律例叅提治罪如有報復恩仇者抵罪不得以風聞爲解其曖昧難明之事及六品以下不職小官毋得一槩煩瀆地方官有人品不羣政績卓異者府佐州縣官俱及三

年知府以上及一年方許具寔保舉亦不許泛舉以混賢否一專職守以考人材除撫按官責係地方舉刺所屬外其巡江巡關巡倉巡鹽巡茶巡馬提學清軍等公差御史必與所屬職業相關方許指寔舉劾不許槩行以攬事權一謹拾遺以定國是近科道官凡遇考察既連名論列又各具奏數十餘人多致虧枉請候部院考察榜示後有不公不當者許南北科道指寔論劾疏入得旨覽所奏深切治體考語炤舊務要據寔開註無致混淆朝覲考察近南京科道論劾太泛今後務訪寔糾舉慎舉劾專職掌二事依擬行承助疏乞休且陳時事所急曰臣聞忠臣之義死不忘君今臣體困沉疴分當求退而心懷隱憂豈能緘默山西潞城之賊數百

人耳倚山負固如穴中之鼠計取則易仰攻則難官軍輕用其鋒
累取挫衄合四處之兵十數倍之衆以討小寇而不統于一人臣
竊憂之用兵在謀不在衆事權當一不當分昔勦山寇滿四葉宗
劉輩皆用近塞壯丁賊中脅從以收全功顧用之者方略何如耳
宜行鎮巡各官彼此協和先爲可勝之計而後以兵隨之有功則
同賞誤事則同罰亟爲蕩平以安黎庶川貴苴部之役連年用兵
再勝再叛必其安置乖方有不能服其心者頃又欲調永順土兵
進討所過剽竊慘于盜賊且新自廣放還又聞遠調不免怨嗟念
茲數省比年兵荒軍民困弊今又爭蠻夷無用之地強置流官使
腹裏良民陷于塗炭臣竊哀之宜命提督尚書伍文定演難安撫

之遠。賦毋一意于用兵。遠人安則邊境安。而數省之民舉安矣。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用丁三十餘萬。用銀二十餘萬。而尚未有成效。始也謀之不熟。而遽行。繼也主之不力。而中止。一行一止。靡費孔多。臣愚以爲宜令羣臣知水道者。各陳所見。下工部議。若所見不同。則行侍郎潘希曾親爲相度。百聞不如一見。詢謀僉同。然後興復。治天下在決壅蔽之患。以通上下之情。周禮宮正綴衣。皆以賢士。漢宣用龔遂如渤海。召見問所以治郡守。且然而況他大官乎。唐宋有轉對論對。不特召對。因事請對。故事。祖宗朝每遇大事。必召羣臣面詢得失。蓋事之委曲。必須從容口盡。而難一一以文字陳述者。召對之際。不惟可以商確政事。而人之賢否。

尤爲易見。願察成周命官之旨。察以唐宋故事。恪遵祖宗家法。天下幸甚。上仍憫留不允。以其疏下所司議。承勛又言。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今府衛州縣之官。愛民者少。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不能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以故科差一日。重于一日。軍民一年。貧于一。年上澤雖布。不得下流下情。雖苦不得上達。寬恤事件。廢格不行。蠲免稅糧。重復征擾。伏望切責撫按諸臣。督察有司。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官。屬民者去宜。民者留事。屬民者罷宜。民者行至于兩京科道。以言爲職。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有論列。則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戒諭。令其展布四體。于官之失職。事之失宜。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向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
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所蔽。尚何愛人之難。知民之未
安哉。然自古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折之甚易。蓋敢言敢
爲之人利于良善不利于姦惡。利于公朝不利于私室。使所言容
有一二傷激烈行事或有一二稍過人必從而詆之。萬一譴怒加
焉則衆相戒而志意隳沮矣。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
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
心事或違衆當求之理。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
繩姦惡計臣等竊竊罪戾以爲辱臺之戒疏入。上嘉納之。承勛
又言每歲徵收秋稅。例于十月開倉。今已九月將終。若將戶部會

議然後通行，竊恐貪汙官吏，蠹里人等聞之，即肆行催徵，以圖侵
剋。請多用黃紙備抄。聖旨：馬上差人分投，齋去被災地方，交與
撫按，徧貼鄉村，明白開載，應全免者，不分起存一體全免。原勘被
災九分者，免九分止，徵一分八分以下，俱照此例比之。舊例十分
免七分九分免五分止，免存留不免起運不同。有司如復踵前弊，
黃放白催，有名無寔者，罪之。其武奉職無狀，不能糾舉，則撫按官
各任其責。至于不急之務，一切停止。醫爵援例諸弊，一切報罷。庶
天變可回，民生可遂。上皆從之。初，御史王朝用奉差巡鹽浙江，
過家，與鄉人柳瓚有隙，瓚遂誣奏朝用居鄉淫縱，贖貨等事。上
命逮至京鞫問。因戒御史差遺，俱不許枉道還家。違者聽所在官

司舉發隱匿者罪同。旣而承勛與胡世寧言宜存大體，乃遣錦衣衛千戶張恩往會巡撫都御史勘之。至是始白贐誣狀，具治以罪。都察院謂朝用奉差枉道回籍，及夾帶越關累及有司，科取里甲不善居鄉，致生疑謗，亦屬有罪。請本院速問處分。如例報可。總制三邊兵部尚書王瓊奏言：寧夏墩臺烽火西接莊浪，往年未嘗通一虜騎。今年五月，虜自西海繇莊浪循廣武營至賀蘭山赤木口，南寧夏地界折墻入境，騎以四五萬計，飛塵數十里，略無畏忌。向後北虜或畏大王十勢衆移營西入莊浪住牧，與西海達子連和，東西侵犯則不惟寧夏孤懸，河北難守，而甘肅地方又爲斷我右臂矣。此今日西北第一大事，乞蚤爲議處設備，毋使臨事有悞。詔

下兵部于是承勛覆奏曰寧夏一鎮前以黃河爲據後枕賀蘭山之險自鎮遠關以至大沙溝舊有臺堡相接以斷北虜西行之路昔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此也數十年間邊軍貧困鎮廵姑息皆以修邊爲諱遂致墩臺廢棄耳目閉塞屯堡不能自立黑山諸營遂議內徙矣屯堡徙則藩屏撤而屯田不敢耕種自此鎮城遂爲虜行通途矣今欲保河西無虞必先固寧鎮欲固寧鎮必先修舊邊境所謂西北第一大事誠不易之論也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請發官銀十萬兩予寧夏責令鎮廵守備諸臣乘時修復墩堡邊牆庶乎西北之防可固得旨如議擬行承勛著名望久上稔知之幾欲用爲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克正使冊九嬪展起趙朝暴疾

卒贈少保。謚康惠。承勛沉毅果斷。優于經濟。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及起爲掌憲本兵。上方銳意圖治。所信任輔臣之外。獨承勛與刑部尚書胡世寧等數人。國有大議。輒咨及承勛等。承勛亦孜孜爲國。知無不爲。甚稱上意。及卒。家無餘資。蓋亦其學有源委然也。

太常氏曰。康惠于事平和而妥當。故其志得行。所華錦衣旗校。內府詭匠。悉犯城社之忌。所最難者。清查騰驤四衛之詭冒。依附前人。屢請之而不得。康惠卒行之。蓋其言足當聖衷。而場寵者不得肆其術也。其論潞城。苾部之用兵。與徐沛。黃河之役。皆正論也。